

年

卷

期

1

4

第

第

孔教月刊

CONFUCIANSOCIATION

THE CONFUCIANSOCIETY OF AMERICA

1001 BROADWAY, NEW YORK, N. Y.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st of contents or a subscription notice, which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1001 Broadway, New York, N. Y.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四號目錄

圖書 孔宅故井 曲阜聖廟大成殿

論說 祀天以孔子配議

陳煥章

論孔子配天爲教主之徵

顧震福

中國聖教宜存宜廢徵集四萬萬人意見

以維教化而定人心布告

甯述俞

孔教平議上篇

秋 郁

說羣

張爾田

編逸篇

孫德謙

政府請基督教祈禱電文書後

姚 蕙

學說 普通倫理學

秋 郁

明儒學案點勘

張爾田

政術 孔子爲共和學說之初祖

薛正清

專著 孝經學

曹元弼

案禮

峻喜第三

歷史 孔教通史

沈 修

傳記 盧尚書年表

蔣元慶

譯件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陳煥章

叢錄 通信

公陪

文苑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再續

姚明輝

孔教新聞 祀孔配天之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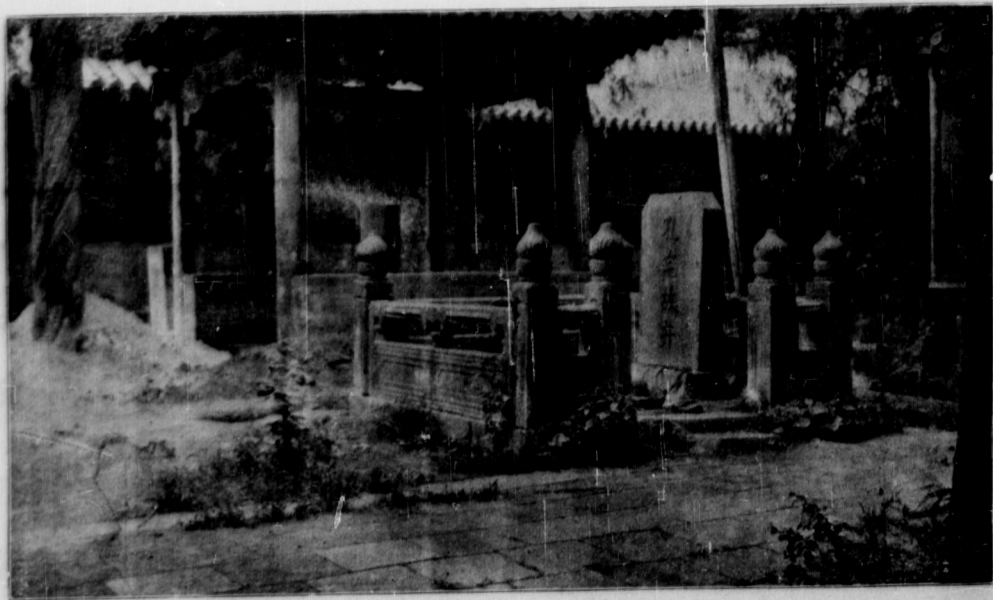
鍾榮光罪浮于秦始皇

馮君倘若小學讀經之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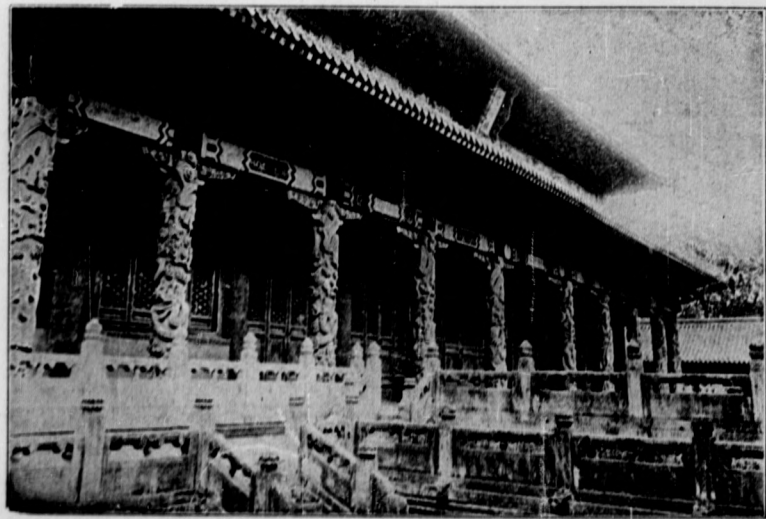
孔教尊經會之言論

山東孔道會進行芻議

本會紀事



井 故 宅 孔



殿成大廟聖阜曲

論 說

祀天以孔子配議

高要陳煥章 重遠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今之所議以明義爲主若夫一切禮數則有司存焉

萬物皆本乎天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者何也曰能與天合一者唯人而已矣人何以能與天合一也曰有聖人爲之嚮導也天生之聖人成之聖人者其繼天而立人極者乎我中國之聖人以孔子爲至故孔子而後無人敢居聖人之名者亦無人敢奉人以聖人之名者蓋唯天爲大唯孔配之誠天縱之大聖而生民以來所未有者也吾國人生孔子之後服孔子之教沐浴聖澤莫知所報卽欲報之亦如昊天之間極耳然吾人雖不能報天而不可不有以表報天之誠雖不能報聖而不可不有以盡報聖之禮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祀天祀天而以孔子配則吾之所以報天報聖者胥在於是而吾之所以與天合一者亦卽在於是矣

人類烏乎始。始於天。其在詩曰。天生蒸民。其在書曰。天降下民。其在春秋繁露曰。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其在白虎通曰。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是故天也者。生人之本也。苟不祀天。是謂忘本。我中國昔日爲家天下。故大君以宗子之資格而獨祀天。今日爲公天下。故國民以天民之資格而同祀天。此所謂協之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雖然。春秋傳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是故古之王者必以其祖配天。蓋天道闇昧。推人道以接之也。今中國無王者矣。然則孰可以配之乎。曰。孔子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配天之聖。唯孔克當。孔子既爲上天之聖子。受命立教。神靈在上。於昭于天。卽在今日。猶陟降於帝之左右焉。祀以配天而後於穆不已之天命。乃與純亦不已之聖德俱顯矣。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是之謂歟。

或曰。保存中國之教化。養育國民之道德。孔子誠不可不祀。若郊天乃天子之禮。今既無天子。何用郊天爲。此不知本之論也。天爲孔子之所自出。若祀其所出而不祀其所自出。豈得爲尊孔乎。人之敬友者。尙登堂而拜其父。若入門而置其父於不顧。而謂吾能敬友也。不亦悖哉。且天者不獨爲孔子之所自出。亦吾人之所自出也。自絕於天。放而不祀。是獲罪於天。無所禱矣。孔子豈遂歆其祀乎。在昔有天子之時。吾民不得郊天。不過以天子爲祭司長。而總代吾民以祭天耳。然而閭閻之祈福於上帝者。信仰自由。雖無帝者之上儀。要自竭小民之誠敬。是故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祀上帝。今日帝制既廢。則人人可享天子祀天之權利。又孰可以放棄之。且人不能無天而生。國不能無天而立。若因革天子之命。遂并欲革天之命。是取死之道也。

或曰。天固不能不祀矣。然祭天於郊。祭孔於廟。分而爲二可矣。何取於以孔子配爲。曰。此乃禮之精義。天人合一之道也。夫天道。選人道。邇天道。尊人道。親苟無人道。則天道不可得而見矣。孔子體天道之元。立人道之極。合天人而一之。而爲天之代表。苟無孔子。侑坐而食。則有客而無主。恐天帝之靈。瞻顧遲回。不卽饗於下土也。且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杳遂旭卉莫予云。覲惟儀。刑孔子推以作對。而後明明赫赫。天之與聖合一。而神萬民乃可作孚也。我中國自太古以來。其祀天罔弗以祖配者。豈非天人不貳之理乎。孔子爲教化之祖。故祀天不能不以孔子配也。或曰。孔子嘗譏魯之郊禘非禮矣。今以孔子配天。得無爲孔子所呵乎。曰。否。孔子譏魯之非禮者。據周代之禮言之耳。孔子爲萬世師。表賢於堯舜。尊以配天。不過恰如其分。何不合禮之有。且自漢而後。歷代帝王自私其祖。而不以孔子配天者。不過局於家天下之舊法耳。今旣天下爲公。自應章天下之公道。奉國民所最信仰者以配天。使天下後世皆知尊道德而賤勢利。天之真正代表。乃在此而不在彼。則其有益於人心世運。又豈可量乎。是故尊孔以配天也。所以示天道之標準。端吾民之所嚮使人人有由。聖希天之道者也。

且夫聚民而成國。固未有漫無統紀而可生存者也。民之蚩蚩。各恤其私。唯利是視。亂次以濟。苟非有天以臨之。人類之不爲禽獸者。幾希。況敢言有國乎。天不言。所以代天臨民者。維君與師。孔子以前代天出治者。厥惟君。故以君兼師。孔子以後代天宣化者。厥惟師。故以師統君。孔子以後之君。其德固不足以合天。然其職務所在。亦有以維持。

統一而保守治安。若今既無君主，則純全爲師治之世界。自當奉代天宣化之聖師，以繫四海之望，而合萬民之志。不然，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喪亡無日矣。我孔子膺木鐸之任，行素王之權，天之代表，豈非我國民所最崇拜者哉？既爲國民所最崇拜，而國家無禮以表示之，則必人自爲心，家自爲政，泯泯芬芬，爭奪相殺，不能一朝居矣。誠欲利國而福民乎？則祀孔配天之禮，不可不速定也。

古者配天之禮有二。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朱子曰：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謂之帝。天與帝其實一也。隨地而異其名耳。尤有進者，張璠曰：思文之詩祭后稷，配天而歌者也。一詩之中，天帝并稱。我將之詩祭文王配帝而歌者也。一詩之中，止稱天而不稱帝，則天之與帝原自無異。謹按今之圖丘，卽所謂郊也。今之祈年殿，卽所謂明堂也。考今之祈年殿，在明名爲大祀殿。明世宗嘗曰：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又曰：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其後定明堂大饗禮，改大祀殿爲大享殿，卽以明堂視之前清，不另建明堂。蓋亦以祈年殿當之也。又宋仁宗

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爲明堂合祭天地三帝并侑一如圜丘南郊之儀由此觀之今若以祈年殿爲明堂可無改作之煩而得行禮之實考之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鄭注謂以上辛郊祀天也繁露曰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此以祈穀而祀天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本反始也此以報本而祀天也是故一歲之中祀天者再此歷代通行之大禮也今謹參酌古今議以正月上辛祀天於明堂以孔子配卽以祈年殿爲行禮之地而舉祈穀之禮以冬至日祀天於圜丘亦以孔子配以昭大報天之義凡祀天大典皆用夏正蓋殷雖建丑周雖建子而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今安可以易諸凡祀天大典皆定爲國家大禮由大總統躬率官民恪恭將事除春祈冬報二大祭外祈年殿旣爲明堂則當然爲布政敷教之地凡國家有大政事若宣布憲法總統就任出征告捷之儀皆於明堂行之平時則由鴻儒碩師習禮講學以昌明孔教而端首善之風化朱子曰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今若練時日啟明堂集多士親上帝使人人得與天相接息息可與

孔

金錢限制
外洋行商
慣不可仿行
意以可受會
有程度為標
計至不稍愈

誌

天相通。翼翼之心。昭肅肅之儀。盡相與講論乎。六藝聰聽乎。天道揚緝熙嘉魂魄。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識不知。自然順帝之則矣。通幽合莫。交神接靈。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嗚呼。豈非教之明效大驗耶。圓丘明堂。皆禮神之囿。饗帝之宮。故神聖莊嚴。必恭敬止。瞻仰觀覽。雖所不禁。然不可漫無限制。謹擬分別地點。有不許人至者。有不許人以非時至者。有須納費方許至者。製為地點時間價目各表。設官守看護之。或疑收費之事。恐失國體。而不知非也。德國之皇宮。羅馬之教皇宮。及各國之大禮拜堂。博物院。美術院之屬。皆收遊費。而不聞以此失國體。蓋隆上都而觀萬國。既不能不開以示人。而肅觀聽而保尊嚴。亦不能不略存規制。況事天之重地也哉。既以天為最尊而特別祭之。則祭天之地。不可以不敬。是故改建天壇。以其餘地充別用。理之所必不許者也。治河者。尚不可與水爭地。國家欲開公園。闢商場。又烏可與天爭地哉。故吾以為天壇之地。宜仍其舊。祀天之日。宜仍其舊。一切禮數。亦宜仍其舊。惟奉孔子以配天。是為新制。且開明堂以布教。略復古制而已。簡易可行。通於今古。若夫歷代師說之關於郊祀明堂者。紛紛聚訟。茲不及焉。要以平實易行。

論說
者爲斷謹議

祀天以孔子配議



論孔子配天爲教主之徵

山陽顧震福

竹侯

自魯論稱孔子不語神怪。又曰未知生焉知死。於是宋釋慧琳著均善論。遂謂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宋書天竺毘黎國傳。梁皇侃作論語義疏。亦稱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近人之研究宗教者。又據英文之里釐近 *Pelition* 爲偏重神道。更謂孔子非宗教家。豈知原始反終。精氣游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子固非不知之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據經傳緯。候孔子之言。鬼神悉數之不能終。第卽孔子個人之死生言之。其信爲世界之宗教家。我國之大教主。已確乎其不可拔矣。讀者疑吾說乎。盍觀各教主之奇詭。釋迦佛教之世尊也。其生也四大天王。擎以天繒。二大龍王。濡以聖水。祥光普照。天樂鏗鏘。終得道上。切利天爲衆生說法。老聃道教之真君也。其生也玄妙玉女。夢吞流星。或說五色彩珠。大如彈丸。自天而下。吞之有娠。至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仍至帝鄉。耶穌基督教之教主也。其生也母與神遇。謂天主特命汝生聖子。汝身必被靈感動。是夕牧人皆見天發大光。又聞空中奏樂。至死而復活。上升天堂。遂羣推爲上帝之獨生子。回教主摩哈默特之

生雖無甚奇異。然其修道傳教於天空傳言上帝命爲天使亦一再言之。之數說者靈感不同。然以教主上承帝命降生世間死復升天在帝左右代天行教尊若帝天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自理學家實驗科學家視之渺茫恢詭若不可稽。然教徒信仰奉若實錄終不敢一議其誣。我孔子德侔天地幽贊神明原不必援外教之浮誇強爲比附。然謂孔子專重人道不侈神權則可謂尼山聖蹟無各教主之靈異。則不可以孔子無各教主之靈異。遂謂孔教爲孔道爲孔學不得與釋道耶回諸教并稱爲宗教。則尤不可。子思子之贊聖推而至於配天以予所聞。蓋孔子感天而生故其薨亦配上帝此孔門所受之口說。漢儒相傳之大義言之鑿鑿不同。杜撰者也不罪誕妄請畢其辭。

人烏乎始。始於有男女。男女烏乎始。始於有陰陽。陰陽者天地之元氣也。天地以化醇男女以化生。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張橫渠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自有人類以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陰陽五行之理與氣則仍稟於天。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穀梁說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

生三合而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曰天之子也。可。莊子曰。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子。然則天地者。生人之大父母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曰家君。則公父之天。自是生人之共主。易曰。帝出乎震。書曰。惟皇降衷。詩曰。皇矣上帝。上帝是皇。曰皇。曰帝。曰上帝。皆尊天以大君之名。此乾旣爲天。所以又爲父爲君也。

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此許叔重說文說也。字下部姓至作五經異義載三家詩。春秋公羊說。亦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惟又謂堯母慶都。若感赤龍而生。堯安得有九族。有五廟。知不感天而生。說殊自相歧異。康成則據劉媪感龍。篤生高祖。謂感生不必無父。且以蒲盧之氣。尙能煦嫗桑蟲。況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其子之賢聖。自可預決。粵稽經典。玄鳥之卵。簡狄吞而生。商大人之迹。姜嫄履而生。契具載史記。述於鄭箋。雖以素闢邪說之朱子集傳。亦敘其事。語類復破其疑。知感天生子之說。朱子亦頗信之。觀華胥履迹。是生庖犧。女登遇龍。攸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實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顓頊。在昔聖皇。大帝靡不感天發祥。而吞卵履迹之明。見經文。尤其信而有徵者矣。

由前之說。盡人皆由天而生。由後之說。惟古神聖帝王。或其有功德之烈祖。始感天而生果孰。是而孰非。歟曰皆是也。穀梁說爲天下主者天也。繼之者吾也。張子西銘。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之宗子也。同胞既皆以天爲主。爲父則盡人皆得天之氣而生。惟神聖繼天獨爲吾父之宗子。則得天之氣必厚。卽受天之感。必奇。朱子詩集傳引蘇氏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或異。麟麒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異於人。何足怪哉。

三代而上。教權掌之君主。故聽政之君長。卽垂教之師儒。亦卽禮神之祭主。一猶太之祭司長。羅馬之教皇也。考自古君主。徧於羣神。懷柔百神。雖與歐西古代多神之教。大畧相似。然以祭天爲惟一之大祭。又以祭天爲天子獨有之權。則進化殊較。歐西爲早。此其故可得而言矣。天位天祿。孰主宰是天敍。天討孰綱維。是不膺天命。曷稱天王。況道之大原。出於天。舉天德。天理。天性。天倫。皆自天道中抽繹而出。故莫不冠以天字。以見一王之政教。皆奉天垂象以示人。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也。而王者之

特重祭天亦遂根源於此受終文祖即饗帝於明堂肆類上帝即郊天於圓邱禮重燔柴其來久矣

且夫上帝天神也祖考人鬼也先王之殷薦上帝遂以配其祖考者何哉郊特牲有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公羊說郊則曷為必以其祖配無所與會合則不行必得主人乃止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蓋常人之報本也至祖而止或至始祖而止耳王者則更推及始祖所自出之帝帝既為始祖所自出天人神鬼息息相通靈爽式憑自宜配享朱子詩集傳曰文王之神在天一升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文王如此其他感天之聖何獨不然合而祀之各安所止此尊祖配天之祭之所由起也夷考其制有三一曰祀上帝於圓邱以其祖配之如虞夏禘黃帝殷周人禘魯是也二曰祭天於南郊以祖配天如郊魯郊鯨郊冥郊祀后稷與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三曰祭祖宗於明堂以配五帝如祖契宗湯祖文宗武或宗祀文王是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種祖文王而宗武

論說 論孔子配天為教主之徵

桑柘桑
伊尹曰孔子

生仲尼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乳必於空桑又曰孔子母徵在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孝經授神契某為制法主黑絲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代蒼黃言孔子黑

使綴學立制莊子天道篇玄聖素王之道生之夕有二蒼龍案當作黑龍護聖母之房五老列聖母之庭五老者

五星之精亦即五天帝也因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

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時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徵

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拾遺記闕遺

水精者即黑帝汁光紀水德之精也春秋漢含學某水精治法鄭注帝命驗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味能攝輕

重故謂之玄矩魯相史晨記孔子奏銘曰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黑不代蒼由是觀之孔子固黑帝感生與其始祖契先

王湯同一異兆檀弓夫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某也殷人也予疇夕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死之先既夢殷人送死之禮生之先自符殷祖感生之祥事之

可信無逾於此其疾病也子路請禱則曰某之禱久矣使門人為臣則曰吾誰欺欺天

乎卒之梁岱興歌哲人其萎逍遙曳杖神明弗衰生榮死哀如何可及孔子之知死生

知過去未來即於此可見以視釋道耶回之奇詭孰可信孰不可信耶是故言宗教而

論說 論孔子配天為教主之徵

不尚神異。則已言宗教。而尚神異。則神異孰有過於孔子也哉。

大易之理。神以知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夫子聖神可知。百世不必皆傳之。非其真也。

赤烏之化白書也。曰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漢孔赤虹之化黃

玉也。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書搜神記宋又孔子表洛書。摘亡

辟曰。亡秦者胡也。卦易通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

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知論衡實孔子玉版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三國志魏至鍾離

意為魯相。修夫子廟。張伯除草。得璧七枚。懷其一。以六白。意發夫子甕。中有素書。文

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即召

問伯果服焉。後漢經注滄水先幾之兆。何其神也。且孔子之靈徵異兆。豈僅垂之讖

文而已哉。昔魯人浮海失津。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游海中。與魯人一杖。令閉目

乘之。魯人出海。投杖水中。視之。乃龍也。崔鴻十六國然則孔子其未死耶。其復活耶。其

真浮海居夷。以從鳳嬉耶。遠論語子欲居抑果乘六龍以御天耶。

左氏說人之精爽。是為魂魄。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說者曰。魂與

魄相附而有精爽。故魂可達於神明。聖賢之魂魄有精爽。有神明。其死也。神明之魂能攝魄上升於天。而爲神。禮戴記說。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說者曰。氣也。知氣也。皆靈魂也。發揚於上。有爲蒸薰鬱勃之氣者。豪傑之魂也。有爲悽愴不克自存之氣者。衆庶之魂也。至昭昭明明之氣。常存不散。如三后在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聖賢之魂也。我孔子生有自來。死自必有。所歸。其作孝經。制春秋。旣成。搢纁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赤虹自上而下。孝經授神契搜神記宋書符瑞志或說孝經文。成道立齋。以白天玄雲踊。北極紫宮開。天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得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歿云云。季經右契孝經中契公羊何注搜神記宋書符瑞志嗚呼。北辰之拜。紫宮之開。誅蕩天門。去來風馬。陰陰裔裔。帝座歸真。其靈魂永生。高高在上也。斷可識矣。

且孔子之受命配天。爲我國之教主也。不必自麟見始信也。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演孔圖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考木鐸金口木

此學九子卷
正之復何
子之可以為
子之可以為
四

舌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周禮馬端臨曰。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爲政。在玄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劉申受論語述何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孔子之爲木鐸。卽孔子之爲教主。孔子之爲木鐸。而曰天將以爲是天命。孔子爲教主。封人已預知之。況孔子紹承殷道。殷道自契始。舜之命契也。曰百姓不親。五品不孫。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孟子述之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孔子對魯哀公亦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然則五教之心。傳契固已授之孔子矣。契可以配黑帝。而謂孔子不可以配水精乎。明王不興。禮崩樂壞。玄堂廢墜。玄聖奚憑。雖然。明堂者天子布教之宮也。據盧植。穎容。蔡邕等說。明堂太廟。辟廱。太學。同實異名。然則祀聖配天在明堂。太廟也可。在辟廱。太學也。亦可。夫明堂古制。後王雖未能復。而辟廱。太學。靡代無之。君子觀於臨雍。幸學釋奠。先師知祀聖配天之遺意。孔子之享其禮也久矣。

抑聞之。三正若循環。夏正建寅爲人統。殷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春秋之義。

王者受命必改正朔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也漢書述三統歷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一卽易之太極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萬物罔不自太極生太極者綱縕之元氣也春秋變一爲元開宗明義大書特書曰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旣屬孔子則凡通三統大一統卽謂爲素王改制以統一天地人之元氣也誰曰不宜觀於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何公羊注是孔子固明明以元統天以天統君焉元爲氣泉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其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卽春秋體元居正之義生理流行生生不已仁心也而實元氣焉天地之元氣不息則孔子之道統不絕財成輔相參贊位育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統天之效彰彰若此又豈惟是配天云爾哉

難者曰人生有三大分未生之前一分也旣死之後一分也旣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其二分旣

自此以下皆
依稀彷彿
蛇足之說

第一卷第四號

論說 論孔子配天爲教主之微

二十二

虛無矣。烏從致力於其間哉。於是外教起而致力焉。此所以異於孔子之教也。今子之說。根據乎讖緯。出入於釋老。得毋有援儒入墨。陽儒陰釋之嫌歟。曰。孔子之教。在率性修道。在文行忠信。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凡致力於實有之一分。奉孔教者。固宜身體而力行之。然孔教之大。僅謂濂洛關閩。乃得其傳。而秦漢諸儒。去春秋較近。所受之微言大義。轉不得聖人之一體焉。有是理哉。孔子德侔天地。幽贊神明。原不必援外教之浮誇。強爲比附。孰不知之。然曠觀中外歷史。草昧時代之君主。多尙神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往往而有。所以示神異而俾服從也。教主之勗教也。何獨不然。陸象山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而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而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教主之心理。亦若是而已矣。吾固知孔子師表人倫。受教者心悅誠服。非他教之借神道以愚民者可比。特孔教兼容并包。其靈感神通。有近似外教。而不以自炫爲各教主所不能及者。又烏可任其湮沒而不彰耶。至其祥瑞應第。弗深考。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教也。朱子語類曰。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并真實者皆以爲無。

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成。亦以爲非。旨哉。言乎。且外教之得以流傳者。以教徒之信其教主也。信其教主之神通廣大也。外教尙迷信。孔教則重明誠。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天道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是爲聖人。故曰。至誠如神。曰。至誠無息。曰。可以與天地參。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誠之者。人之道也。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旣明其理。自竭其誠。信仰奉行。與天無極。彼教徒也。我教徒也。吾何讓彼哉。嗟嗟。熒爝爭明。日月可毀。宗風不振。幾喪斯文。發揮而光大之。吾黨之責也。其諸弘道之君子。亦有樂於是歟。

篇中引用讖緯皆據孫穀古微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以未標明附誌於此
震福自記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一號目錄

孔教會序

孔教會雜誌序例

孔教會雜誌發刊詞

圖畫 端木子手摹楷木聖像 曲阜聖廟孔子像 孔子履 聖廟祀

與圖

廟孔子像

論說 孔教大一統論

明教

釋君篇

釋經

孔教宜定爲國教論

講演 明定原有之國教爲國教并不礙於信教自由之新名詞

尊聖之事實

女界尊孔之宣言

易爲商周之史說

學說 普通倫理學

中國說

孔門理財學 國用

政術 孝經學

專著 史徵 原史 史學 附史官沿革考

張爾田

陳煥章

陳煥章

黎養正

孫德謙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傳記

一貫錄 敦煌石室真蹟錄乙 中國之新命必繫於孔教 孔教乃中國之基礎 中國當以孔教爲國教

遞堪撫言 論考摺當注重微言大義

太平洋筆記 宗教與祭祀

陳氏讀書錄

觀水軒偶談 今人之通辭觀

通信 李古愚 宗聖社會 孔道會

孔教會公呈

孔教會開辦簡章

孔教會立案之部批

上大總統請尊崇孔教書

上教育部請定國教書

內務部保護祠廟咨文

書黃太冲畫像後

聖頌樂章 贈孫益蒼詩 談經

與曹君直元忠

孔教新聞 粵人聲討鍾榮光廢孔之公案 他日不及備載

本會紀事

李 漢

王仁俊

陳煥章

陳煥章

張爾田

張爾田

李 漢

王仁俊

陳煥章

陳煥章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張爾田

中國聖教宜存宜廢徵集四萬萬人意見以維教

化而定人心布告

潼關甯述俞 芝嶼

自天地開闢而後生人之祖始於震旦。震旦卽中國之別名。中國在天地之寅位。寅與震合同屬東方。爲氣化發生之原。如每歲之春。萬物皆由東方發生。故古語有之曰：人生於寅。又曰：帝出乎震。此我中國當自有世界以來。所以爲生人之始祖也。人之始生以伏羲爲最先。伏羲爲開天明道之聖人。首宣教化以立人極。所以使人民與禽獸有所分別。不至如禽獸之橫行焉。由是傳之二千五百年。乃有孔子。孔子者紹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集其大成。在孔子爲述而不作。可知孔子之道卽伏羲之道。亦卽天開地闢以來辨別人禽之道。何以故。有禮法有教化。則謂之人。無禮法無教化。卽謂之禽獸。由孔子以後之二千五百年。氣運遞衰。其間雖有暴君汚吏。不循教化。甚至行同禽獸。毫無廉恥。然究不敢顯廢孔子之教。以滅我中國天地開闢以來之道統。是以如元朝之蒙古。清朝之滿洲。雖以異族入據中原。兼之彼輩舊習之教。皆與

論說

中國聖教宜存宜廢徵集四萬萬人意見以維教化而定人心布告

中國聖教不同。然既入爲之主，亦祇得仍遵我中國之教，不敢稍立異焉。以滅絕我中國詩書禮樂之澤，且非惟不敢滅絕而已，並爲之尊崇焉。敬禮焉。行政用人，必取其與聖教相合者。然後敢有所動作焉。誠以我中國之聖教，首重保民。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保民，則必爲天下所戮。我中國之聖教，首重選賢。故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不選賢，則卽爲天下所棄。其他節用愛人，省刑薄斂，皆聖教之不可一日違者也。自前清施暴虐之政，害我人民，於是始有革命之議。然我四萬萬人，所望爲革命者，爲其救民水火，以革除其暴君汚吏，並非望其革除我中國數千年以來之聖教也。夫我聖教之在中國，人人習之，家家誦之，其取士也非通乎詩書者，不能用其施政也。非合乎禮法者，不敢行。自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凡聖經所載者，皆爲天下人人所通習。原爲一國公共之教，非如道教之僅有道士，佛教之僅有和尚而已。誠以四書五經之所發明，不外一個公理。一日無公理，則一日卽亂。猶如布帛菽粟，日用所需，不同他教之拜神祈禱，出家成仙，可以信，可以不信也。故累朝列之祀典，儒學設有專官，尊爲國教，由來遠矣。乃今自革命以來，弊政惡習，一無所革。所革者，惟孔子之教，是以放

僻邪侈皆可任意爲之。夫清帝尙年給以經費八旗尙月頒以俸餉亂政之臣尙可復
 用害民之官尙可被舉獨至孔子雖一祭祀之虛禮且不能存何況禮樂詩書宿儒義
 士能見容於今之世哉。是舉元清異族所不敢爲者而獨爲之是舉開闢以來五千年
 聖聖相傳之道統四萬萬人所不欲廢者而獨廢之夫論共和政體原以我四萬萬人
 民爲主人彼官吏皆爲公僕今日滅孔教棄禮法如果眞自我四萬萬人之本心則
 天理滅絕人慾肆盡我四萬萬人自甘斷喪其神明之胄猶可說也乃誰代我四萬萬
 人出此意思以肆專制之邪毒乎乃猶詭其名曰信教自由夫我中國聖賢之教原爲
 我中國通行之教何分於信不信況已行之數千載禮法相沿異於禽獸不至於以
 強凌弱以衆暴寡男尙忠良女尙貞信惡人不敢肆無忌憚善俗可以藉此維持則我
 四萬萬人受教化之賜者已久矣今之革命一無所革獨革孔教是奪我四萬萬人保
 身保家之護符與秦時之焚詩書愚黔首同一黑暗其意欲何爲乎至於信教自由一
 說本是剽襲各國之名詞是直將以道士之道教和尚之佛教視我五千年來聖聖相
 傳保民保國獨一無二之道統矣況外洋亦各有國教自小民以至大總統同一遵守

孰敢蔑視今中國教化既滅人心卽死禮義廉恥四維將絕欲國之不亡也得乎夫議員爲我四萬萬人之代表孰選伊滅聖教者政府爲我四萬萬人之公僕孰求伊廢祀典者故今將中國聖教宜存宜廢徵集意見由我四萬萬人普通投票以公決之明有日月幽有鬼神人心不死天地可鑒看其辱滅聖教果是我全國四萬萬人之本心乎抑是十數私人肆專制之邪毒以誣竊我全國之四萬萬人乎嗚呼民彝物則常在人心天地正氣不容自餒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有不循天理者世世滅絕是爲檄

孔教平議上篇

溧陽狄

郁文子

一教字而析爲三義。曰教化。曰教育。曰宗教。此近世之判別。由歐美發生者也。吾華自羲軒堯舜迄夏商周時代。則惟渾淪言之。謂爲教而已矣。其教字之意義。屬於教化爲多。由被教者言之。是爲化。由施教者言之。是爲教。故統乎兩方面。則曰教化。就乎一方面。則曰教而已。足賅也。雖然。前古豈絕無教育與宗教二者特別之精神哉。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商之右學左學。周之辟雍類宮。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西郊之虞庠。州之夏序。黨之殷校。類皆于象。魏縣書道人振鐸司徒敷教。鄉老宣化。而外更選少數之秀民。使之成德達財。以供輔世長民之用。此其事皆以學制規定之。報本追遠。祀天以溯其原。福善禍淫。奉天以昭其鑒。神道設教。寓誥誠于禴禘烝嘗。此其事皆以禮制規定之。「禮从示。从曲。从豆。豆爲祭器。曲象祭品。其簡體作礼。从乙。乙象人拜跪形。故凡禮悉由祀神孳生也。」禮制學制固係特別之教化。而實則並爲教化中之一端云耳。故一言教而義亦罔弗賅焉。其時聖帝明王以作君兼作師之任。實能躬行道德。識拔賢材。俾政教日益修明。芸芸者相與正德利用。厚生于其間。

而不自知其所由致。此是以熙熙然、皞皞然、當其盛世、無教育普及之可言。爲其教化本已普及也。無宗教成立之必要。爲其教化自足以維繫全國人心也。

以儒生自任教育。其事實始見于孔子。其名詞則始見于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君子之三樂。是已。孔子一生事事主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其實以待名之歸。蓋設教杏壇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賢。在他人見爲創生民未有之盛。在後世見爲開萬古學者之宗。而孔子當日則固自視。澹然覺其以教育補教化之闕者。于素志未滿萬分一也。是以教育二字名詞。且待後賢私淑而表章之。初不以此自矜異。然而不侈其名。又非不道其實也。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有教無類。無行不與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循循善誘之。忱諄諄致意之。語懇摯。纏綿不一。而足期令吾黨之士咸體其承先覺後之寸誠。以擴充遞傳于天下。後世永永無窮。爲問古今中外所稱爲大教育家者。誰復具此熱心毅力乎。

孔子聖之時者也。其離乎政而設教。離乎君而作師。時爲之也。應乎時之宜而不得不

元是求官不得
而教書之教
老儒何足以為
此也
則孔子已默
無以政府主
義矣
誌

雜

會

孔

然也。前古聖帝明王教化之衰歇。一見于夏之季。商湯起而代任之。再見于殷之季。周文武起而代任之。三見于西周之季。平桓東遷。奄奄一息。齊晉繼霸。子子力征。政治之形式不完。遑論教化哉。久之而無人可代。生民之禍亟焉。于是孔子應時而起。所謂當仁不讓於師。所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固毅然以主教自任矣。其自任主教之初心。固欲假尺寸柄。以措其立道綏動之績。使臻程效于當時。列國周流。終莫能用。乃反魯刪訂六藝。藉空文以垂教。蓋先嘗注重于教化。而後專注意于教育。以為教育之所育。僅逮少數英賢。不若教化之所化。廣被多數民衆。必至萬不獲已。始守吾縮小之範圍也。然而教化至衰歇時。將求代任者于少數帝王中。其遇至難得。教育至衰歇時。但求分任者于多數儒士中。其事猶易。能令教育屹立而緜延。則雖聖帝明王。竟絕迹于宇宙。甚至帝統王位。不適用於人羣。而民德有恃。以滋培民智。有恃以啟導。則毫無阻礙于生靈之幸福。是論功之大。且遠教育。實踰于教化。什伯此中分量之輕重。殆又孔子壯歲抗顏為人師時。所蚤為計及而預立之基者矣。

本必有本。水必有源。教育以何者為本源乎。則必曰。本源于學業。孔子之教。蓋亦以所

學爲本原。雖天縱之資。不能以生知而無待講習也。孔子之學。固義軒堯舜禹湯文武諸聖。帝王所作。所述所積。累所貽留。文物聲明。燦然美備。幸而人存。政舉。則教化之流行。渾淪包涵。學制禮制。而道無不該。不幸而人亡。政息。則教化之代任。無妨。姑待將來。而學與禮之精神。固自聽有志者之隨時探索。隨時擔負。卽所謂教育與宗教二者之特別精神也。神州國粹。冠絕全球。尼山集成。憑藉至厚。況從十五志學。而後不厭不倦。又自以其所具特別之眞精神。迎合而融貫之。是以大含細入。踐實課虛。理無不通。義無不洽。用諸政界。教育卽教化也。質諸神明。教育卽宗教也。孔教中之宗教精神。殆如今日教育中之首崇德育者。然故其他宗教。可以判別之。于政治教育。而外而孔教中之宗教精神。斷不能與政治教育。離而爲二。析而爲三也。

或曰。孔子爲大政治家。大教育家。今世學人多已公認。若夫孔子非宗教家一說。則持之者亦頗不乏人矣。其所以持此說。用意雖各有不同。要之異口同聲。所至洋洋盈耳。吾子乃謂孔子之教育中。卽有宗教精神在其然。豈其然乎。應之曰。奚爲其不然。近世眞理益明。凡事須求實際。實際之所有。必不能使之無實際之所。無必不能使之有。是

豈得以意氣爭辯口給哉。今試條舉宗教重要之點。而引孔子之事與言以證之。

一 凡宗教皆以信仰天爲根據。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其謂子貢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思子闡其理由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其信仰心有如此者。

二 凡宗教皆以受天委託代表天意爲責任。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責任心有如此者。

三 凡宗教或祀一神或祀多神。要必視其所祀神。卽爲天之職司。而對之有赫聲濯靈之體認。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贊易十翼。論鬼神尤精深而活潑。其體認有如此者。

四 凡宗教皆以主祭祀爲斂攝心性之具。孔子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祭神如神在。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告哀公曰。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所以修身也。又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斂攝有如此者。

五

凡宗教皆以祈禱爲通誠或悔罪之形式。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嘗曉子路曰。丘之禱久矣。其形式有如此者。

六

凡宗教皆有宣誓以質信天神。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其質信有如此者。

歷觀以上六條。則孔子之教育中。本具有宗教精神。確鑿可徵。詎得謂之傳會牽強耶。若夫黑帝降神。素王受命。春秋成而致麟瑞。天書降而化鳥飛。見于公羊家言。及緯書所紀載。在今日用科學之實驗。與哲學之理想。以觀察之。固若鄰于誕妄矣。顧吾思之。彼其說。乃出于孔門。高足弟子。何至以誕妄施諸聖師哉。意者兩間之事之真理。固自有其特出異常。不經見者。固非今日科學之實驗。哲學之理想。所能盡乎。故使當日果有其事耶。則自有其所以致此瑞應之真理。其真理惟何。殆造化之機械。偶一昭示者。也使當日並無其事。而僅有其說耶。則亦有其所以作此稱說之真理。其真理惟何。殆由孔門弟子心悅誠服。相與推崇之爲。萬古教宗。因不得不尊嚴之以起一般人敬悚。

之心理也。耶教徒謂耶穌代民受罪釘死復蘇。佛教謂如來法身不壞與天無極。彼亦應時勢之需要。欲立教以救世。不得不作此言。衡以常人之知識。洵屬恢詭。出于古人之苦心。卽是眞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也。信者篤信。疑者闕疑。亦可也。而況公羊家及緯書之言。以爲有耶。固于孔教之精神。益見尊嚴。以爲無耶。亦于孔教之精神。無少欠缺。誠以上舉六條。已足證明宗教精神。流動充滿矣。人安得藉口。于是以爲反對乎。今夫環顧坤輿。宗教漸替。循因證果。各有由來。或以宗教之權力于政治。時有衝突也。斯教化與宗教分離之問題。從而發生焉。或以宗教之迷信于科學。時有障翳也。斯教育與宗教分離之問題。從而發生焉。奉規律而竺于舊儀之保守。慮其以固執。梗進化之機。重靈魂而澹于現世之競爭。慮其以文弱。招滅亡之禍。此皆政教脫離。宗教之種種大原因也。返而觀之。吾華孔教中之宗教精神。曾有類此者乎。其達天以下。學爲基。毫無所矯。誣假用權力之處。其事神以民義爲務。毫無所迷。信致滋流弊之端。好學力行。知恥併爲一誠。崇德而不廢。尙武據亂。昇平太平。列爲三世。愛國而不礙。大同自秦漢以來。土地之廣。人民之衆。法律之不完備。人心機械之靈警。而難治。以及君主專制。

歷時之久遠。吾華事甲于全球。顧其多數人。猶能相養相生。相安相保。以徐待今日。改建共和政體。用圖人類之大幸福者。誰爲爲之。孰令致之。雖曰非孔教。吾不信也。無其他宗教之紛紜。而有一切宗教之利益。譬如我有商業。工廠。資本家。經理家。工作家。本係一家。至親骨肉。無間可離。忽睹他人營業。股東與管事。管事與衆伙。衆伙與管事。股東交相齟齬。訴訟裁判。我反因而效之。妄分界限。豈不可笑之甚。今何以異于是。不認孔教爲宗教者。約分兩大派。一派主于排孔。細別之。則背本之妄人也。媚外之儉人也。喜新之淺人也。厭束縛而願恣肆之野人也。吾皆不欲與言。請姑舍是。一派主于尊孔。亦可細別爲甲乙二說。請先列乙說而上。及于甲。

乙 謂孔教不當與宗教同儕。若儕諸宗教。適所以卑視孔教。而小之乎孔子矣。

甲 謂世界進化開通。必將造乎無宗教。而但有教育之程度。吾華正須力求教育。美備。以應時趨。于德育一門。修明孔教。足矣。若奉孔教爲宗教。反嫌多事。

此二說者。持之各有故。言之胥成理。特無如審之外勢。驗之內情。參之事實。舍孔將無教。無教將不國。猝難副高明之理想。何也。鯀生不敏。當于下篇畢吾辭。

○說羣

錢塘張爾田 孟劬

民積而羣。羣積而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其立也者。其羣之維乎。羣媿則國榮。羣佻則國瘁。今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能羣性也。聖者作釋回。增美繕其性。而孺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壯焉。有牝牡之合。出門有儕偶之比。於是乎教於爾家。建君焉。君牧羣者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則能訓治其民矣。於是乎教於爾國。禮之初。始諸飲食。民非能自飲食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呼其醜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使我燔黍捭豚。婦子寧而百穀登者。誰之恩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社稷則祀之。日月星辰則祭之。山瀆則禱之。報其功於羣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死則爲之廟。以鬼享焉。羣之推也。則祭祀始矣。天地不合。萬物不生。男女居室。倫之大者。合兩姓之好。以爲宗廟。主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婦之義。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易妃竊緘。其羣蠹。蠹則大兵起。背死二醮。其羣不貞。不貞則鬼恣其胤矣。網而隄之。是婚姻禮之始也。民之食羣。賜也。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我無施焉。而望羣之報乎。苞苴簞笥。以問遣人。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則制之爲也。是相見禮之始。及其死也。浴於中。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其有知死知生。則賵之襚之。從而爲之服。以是爲人道之至文焉。爾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致其敬而敬焉。致其哀而哀焉。又制之爲也。是喪禮之始。民不率教。於是乎有訟。訟則士師聽之。不變則移之。郊不變則移之。遂不變則屏諸遠方。終身不齒。勿使爲羣之蝥也。是刑罰之始。禮自順此。生刑自逆此。作凡以善其羣也。聖人皆前民而慮之。聖人曰。吾豈揉民以從我哉。能勿倣其性而已矣。民之性。始生肫肫也。需母以食。需父以誨。需兄弟以聚。嬉中饋也。需夫婦通財。輔仁也。需朋友食吾之毛踐。吾之士知有國矣。君臣之誼。又不可渝。漸泳膠固。雖離飴。飴相維相繫於羣之天。而不知聖人之何以軒。鼙鼓舞我也。使古而無聖人。人之類。燼矣。尙能保世。滋大蕃衍於斯陸哉。今夫民也。樹惇若過其序。羣之侈也。三代之羣。嘗侈矣。夏人之王教。以忠。忠形於悃。忱失則野。殷人之王教。以敬。敬形於祭祀。失則鬼。周人之王教。以文。文形於飾貌。失則薄。

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揅。隆也。春秋。隆而七國。七國。隆而秦。秦。隆而漢。自漢以下皆隆也。夫豈繫不亡曰維教化之賴。教化之本自六藝。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聖人爲之設卦繫辭焉。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籀羣之象而著之。蓍龜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諶念虞思稽乎易而止矣。易本隱以至顯。春秋推見至隱。聖人則討國人而警之曰。天地非私一姓也。鬼神非爲一姓示之祥也。不知來視諸往。魯之簡策百二十國之寶書。覃其善敗之迹。繼周而王者不易矣。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歿身而已矣。而猶懼其不聰也。書務以天言之。惠迪吉。從逆凶。用敷錫厥庶民。詩者天地之心。君祖之德。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關雎之亂以爲風始。三頌繹其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衽席之義也可以享帝配天矣。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鄉冠婚朝聘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爲六藝。六學者羣之衡也。執大象者視其衡。衡倚則弛之。衡毗則柢之。歸之於中不溢累黍焉。陶物振俗。昭德塞回。以牧其羣。故羣之

教養生息於是學也二千餘年漢之頽也外戚秉國成閹寺擬帝李膺杜密陳蕃范滂諸人碎首權庭愛尚回變至有假仁以効己懣義以濟功是學之效也典午不務德而推刃於室蠻夷猾夏衣冠之族保於南陲國幾亡而不亡豈越石夷甫尸厥功哉民不忘晉中宗再興是學之效也明揚受終舜禹之懿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傳十有二姓矣莫敢侮宋之魁儒力遏亂萌而昌履澤之辨史之叢穢乃千載一祛又是學之效也不寧惟是氈裘大長南牧中夏民也忍九世之詬頰首霸朝卒能光纘前緒俾死者一洗之如宋之於金明之於元又莫非是學之效也是故雖有暴虺雄猜之帝刮語燔書置博士之官欲以愚黔首曾罔敢燬是學

所始皇之焚書也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罰守尉士

雜燒之若欲有學以吏為師是所燒民間之書博士所掌固無恙也謂秦愚民可謂秦滅學不可且挾書之禁秦一倡之至漢武而後弛何渠不若秦後儒以經之亡罪始皇則秦滅

之辭吾甚冤之雖有大有為之君鏗浮屠異教之迹髮羣髡若不可一世矣曾罔敢變是學變則不信於民燬則天降之罰諡曰獨夫是何也以是為一羣之魂也今也不然等威之網揖讓升降之序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今也必夷爾等威去

爾。揖。讓。升。降。輿。僮。謾。上。客。一。命。之。士。百。里。之。將。皆。可。以。傲。其。長。而。民。乃。僭。死。而。號。無。告。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無。別。也。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今。也。倡。辟。合。自。繇。之。莠。言。匪。雌。匪。雄。鳥。獸。行。而。無。藝。彼。妹。者。子。女。閭。是。師。天。生。之。之。嬰。鬼。不。知。誰。氏。矣。民。乃。脊。脊。然。不。保。其。家。室。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升。自。阼。階。受。弔。於。賓。位。示。民。追。孝。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民。猶。忘。其。親。子。猶。有。弑。其。父。者。今。也。夔。晉。驪。姬。之。譎。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好。勇。鬥。狠。不。顧。饘。粥。之。養。獷。獷。焉。家。以。利。市。其。與。於。弑。幾。何。悲。夫。悲。夫。哲。人。以。是。區。文。野。我。乃。鋪。其。糟。而。餒。其。醜。上。無。禮。下。無。學。上。無。道。接。下。無。法。守。毆。中。國。之。聰。明。材。武。自。詭。爲。亡。魂。之。羣。而。不。寤。人。之。宰。割。我。也。春。秋。書。晉。師。滅。潞。記。之。曰。潞。子。之。爲。善。也。離。於。

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夫潞何以致亡。離其羣之魂。躬足以亡。爾是故墟人之國。莫慘於墟人。羣而屋其社稷。次之羣之壓也。莫劇於此。其魂而殊死。次之鈞是羣也。魂在則人。魂亡則鬼。吾將命之曰行戶走肉之人。聚行尸走肉之人以譁國。是不待明者爲之。著蔡也。雖紂采之孫。負牆勝衣之僮。卜其不倖矣。然則必如何而可曰羣之成國而蕃衍於斯陸也。有其千百禩之史。必有其千百禩之教之學。使斯教斯學而爲盪羣之物也。則無爲貴聖人使其羣而猶仰哺於斯教斯學也。則吾之言非臆之矣。智者試一嚙吾千百禩之史氏而諷其教而諷其學。馨香其德以薦之。惴惴以陳之。迺然。儼然必有情發乎衷而不自已者。然則圖錯羣於不涸之淵。明人倫察庶物。抉經之心。其不可蔑也哉。其不可蔑也哉。

曠逸篇

元和孫德謙 益莽

大聖人垂教數千年。迄今殆矣。吾儒起而保衛之。艱乎其力哉。夫孔子之教。可以參化育。可以質鬼神。立人道之極。有不可須臾離者。乃經典不讀。則其道亡矣。祭禮不修。則其祀絕矣。吾不解世之毀廢聖教。喪心害理。竟一至於此也。雖然。吾將隨俗波靡。同流合汙。自陷於禽獸。而甘爲無教之民乎。抑將任其若存若亡。以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孔教無絕滅之期。而不思有以振興之乎。抑將謂大廈將傾。非一木所支。自顧其力少任重。我且高蹈獨善。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孔教之傳於後世。不能有盛而無衰。亦勢之必至者也。然其間必有一二賢者。相與遵守而發揚之。是故姬周之末。則有孟荀焉。趙宋之世。則有程朱焉。於漢之初。董仲舒爲之表章焉。於唐之時。韓退之爲之闡明焉。彼數子者。類皆修廢起滯。觝排攘斥。而以斯道爲己任。卒之孔子之教。賴以相維相繫。歷久而益昌者。此其功爲何如哉。然則反是以觀。孔教之尊不幸。當絕續之交。苟無人焉。出其毅力。尋墜緒而旁搜。作中流之砥柱。必將有衰微磨沒之憂矣。吾於是不能不望於後起之賢。吾於是尤不能不望於今之高人逸士也。

今夫逸民之稱非始於論語乎其品類亦至不一矣言中倫行中理則柳下惠少連之所爲也身中清廢中權則虞仲夷逸之所爲也然孔子於伯夷叔齊獨美其不降志不辱身者何也伯夷叔齊值商周之際而義不食粟餓死首陽其節行孤高有大過於人者也夫一代之亡有出者則有處者亦各行其是而已矣逸民者遯世無悶確乎不拔於天下滔滔人皆奔走富貴之途有逸民之隱居求志不慕榮利而後貪夫足以廉儒夫足以立此真有助於風教者也昔者范蔚宗知之以逸民特撰專傳後之史官承流而作於是革故鼎新之日而士君子之耿介拔俗匿迹銷聲者代有數人焉載筆之臣往往甄采而編列之豈不以逸民志操峻潔非是則無以敦風俗而正人心乎且事非徒如此也易姓之主無不急急以求賢爲務而於前朝遺逸或則設高爵以待之或則用安車以徵之其望治之殷所以必出乎此者蓋誠知舉逸民則天下之民歸心也使其人高謝人間甘自堙暖則不敢強之仕宦卽或相逼而來苟視其願爲巢許非祿位所可縻則終使之長揖歸田以成其志正所謂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焉爾然而逸民抱其與世相遺一往不返之概獨能不事王侯高尙其志

固異於朝。詠採薇。夕喜奉檄而行。不顧言致傷於晚節。末路者。吾能不敬之慕之。乃必被褐幽居。怡情詩酒。而於世教之危乎岌岌。亦復漠然無所動其心。豈理亂不知黜陟。不聞而將喪之斯文。并不欲盡我後死之責耶。夫伏生。秦博士也。在秦燔蕩之時。獨取尙書一經。藏之屋壁。以教於齊魯之間。及漢使晁錯往問之。則又命其女以傳言焉。是蓋深懼夫書教之疏通。遠或及我生而散佚不存耳。厥後歐陽夏侯師師相承。各自名家。而溯其淵源。必歸之伏生。不然文帝聘之老而不行。彼非漢之逸民哉。今之爲逸民者。果能明乎此義。吾知其聞風而起。以興教爲先。將不僅恥見纓紉頤志。弗管專以肥遯鳴高已也。且夫逸民之特立獨行。自隱無名。未有不得力於聖教者也。惟其得力於聖教。學術深湛。故能蟬蛻塵埃。嶮然不滓。守箕山之節。而同於松柏之後彫。然徒以一室優游。耽翫古籍。睹時事而增悲。託新篇以寓志。或遺經獨抱。意在立言。以垂不朽之盛業。亦何補於人世乎。夫天下事一人喻之。不如與衆共樂之爲得。況時至今日。孔教之不絕如綫。人方鼓其全力。從而敗壞之。我猶可深藏若虛。逍遙物外。而不爲之濟急持傾也哉。或曰。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古之人有行之者乎。曰。吾觀於宋。

若王應麟。若方逢辰。若舒岳祥。若何夢桂。若汪元量。若家鉉翁。若王炎午。若黃仲元。若態禾。若金履祥。以及陳普。翁森。汪炎昶。輩是皆逸民也。無不著書立說。而尤以教授鄉里者爲多。至於趙復。仁甫。已入俘籍。行及水際。將投以死。或謂之曰。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不在是身耶。於時建太極書院。朝廷旣不能命以官。遂請復講學。其中復由是作希賢錄。傳道師友兩圖。而元之名臣如姚樞。許衡。郝經。俱得其傳矣。則今之逸民。其可不扶翊孔教。竭我心力。而以樂育爲懷耶。吾又嘗輯金遺民錄矣。張特立爲金御史。以直聲聞自天。興三年後。節取諸家而爲易解。又以關洛之學未行於時。身處北方。頗以程學教之。其他則麻貽溪。曹兌齋。俱主經局。而弟子從之者衆。若夫遺山。元子亮節。清風世所欽仰。甚且奉元世祖爲儒教大宗師。蓋不如此。則道不行也。若而人者。獨非逸民乎哉。有明之季。逸民之中。固大有人在也。而其至顯者。則稱黃顧。二子梨洲。亭林。屢徵不赴。隱逸以終。此其行芳志潔。夙乎莫尙已然。一則曰。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一則曰。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均以斯道自任。至於今而孔子廟堂。遂得從祀焉。若是乎。當今逸民。曷亦則而效之耶。雖然。古之逸民。首推靖節。

嘗責周續之。諸人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乃昧者因以自諉。曰：以淵明之賢，明知孔教危亡，不欲人之相聚而講習也，則爲逸民者亦惟韜伏明姿爲守身之哲可矣。不知其詩又云：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則經籍道熄，惟我淵明不禁嘆息，恨痛於不置也。夫逸民所抗心希古者，至淵明而極矣。不以其維持孔教興我仰止之念，祇委懷於觴詠之中，以爲識時知運焉。則是得其一體而未能立乎其大者也。吾知淵明生今之世，必不若斯也矣。且歿世而名不稱，君子病之。逸民深自閤藏，固有諱名易姓，世莫得而聞其詳者。然其節義之高，道德之尊，不使當世知之，獨不可以令聞廣譽俾後人有所矜式乎。樂與草木同腐，奚爲者哉。抑吾更爲逸民慮焉。後之史書，使不遵成例而於一人一家之事，或略而不記，則逸民將無所位置矣。爲逸民計，何如修明孔教，守先待後，或倡導之，或輔成之，或著爲言論以發揮光大之。庶聖教中興，猶有可望矣乎。千載而下，使有識之士皆謂我孔教之凌夷衰弊，非一時逸民之力不克熾昌，若此甚有與孟子之距楊墨，其功不在禹下相提而並。

論。豈。不。美。哉。若。但。知。解。體。世。紛。結。志。區。外。生。無。益。於。時。死。無。補。於。數。是。自。悖。於。名。教。矣。
世。有。于。于。焉。而。來。者。乎。吾。將。拭。目。而。埃。之。耳。

政府請基督教祈禱電文書後

武林女士張姚

蕙景蘇

中國孔教國也。非基督教國也。自明季利瑪竇東來。天主教始入中國。有徐光啟輩傳習天算。而實未嘗盡服其教。耶教初甚微弱。前清咸同間稍稍流衍內地。迄今而其勢遂張。近雖歐風墨雨。幾遍神州。大陸顧於我國。通儒碩彥。所持古昔聖賢之大經大法。曾未敢公然排詆。蓋不足蕩搖我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孔教也。亦明矣。昨者報載北京電文。通告基督各教。請為開議之國會。新成之政府。將選之總統。民國之憲法。祈禱上帝護佑。并祈禱中政府得由各國承認。全國得底安寧。高行之士得被選用。政府得建於鞏固之基礎。於是基督各教。同於陽歷四月二十七日舉行祈禱會。滬上教堂林立。是日之歡歌忭舞。可知其他各傳教地。亦可知。景蘇以婦人女子。身幼讀儒書。長承家學。既未識基督三宗之原理。與其派別作用。為何如。累日杜門養疴於社會。少聞觀亦未審對此非常之創舉。一般輿論。為何如。扣槃捫籥之見。并未敢仰窺萬能政府標新領異之用意。為何如。第吾儕忭此危局。芒刺在背。骨鯁在喉。不得不隨感覺而有所傾吐。中國至今日。上爭下競。不秦山而累卵。不衽席而水火。非但為無法之國。亦幾成

爲無教之國。屈指政府人物。非先朝舊宦。卽留學新生。一則向與基督教齟齬。一則久斥祈禱爲迷信。今茲輕舉妄動。毋乃違心違心者。心不屬。以此號召四方。歆動萬國。先無潔齋致敬之真愨。意上帝臨汝。其又奚言。昔者子輿氏有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在吾儒治心之學。曉然於天人理欲之故。猶必嚴此在我。在外之界。說矧其爲寰球觀聽之所。寄薄海意向之所。趨於我將來內政外交之出入。輕重有無。量數無窮。期之絕大。關繫者哉。或曰。政府揆度時勢。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融洽中外。無隔閡。消弭強弱。無凌暴。開布公誠。無虞詐。乞靈於外教。躋盛於大同。爲宇宙止殺機。爲黎庶迓休福。一舉而萬善備。意者。昊蒼至仁。冲穆中默。牖其衷。與雖然。景蘇不才。亦嘗浪跡歐洲。窮睇眄於文明故國。聆緒論於閎達鉅儒。側聞蠻野部落。漫無系統。其初孳乳。馴育爰有藉乎形式之宗教。厥後進化。則有大哲學家爲之闡明。倫理大政治家爲之修明。法紀大創造家爲之發明。物質諸家出而形式之宗教。僅能保持其已往。惟精神之宗教。乃能開發其未來。天演公例。有累進之道也。今循形式宗教之迹。貿然表示同化。竊恐不惟無以

哉。各。家。之。侵。軼。心。乃。適。資。口。實。而。授。之。以。柄。且。我。國。而。爲。無。教。之。國。也。則。亦。自。比。於。蠻。
 野。部。落。不。能。不。求。介。紹。於。外。教。以。祈。上。帝。也。我。國。而。非。爲。無。教。之。國。也。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則。猶。有。我。孔。子。之。遺。教。在。孔。子。刪。定。六。經。祈。禱。之。辭。掌。於。周。禮。春。官。大。率。郊。祀。諸。
 典。祇。以。敬。天。勤。民。爲。臨。御。天。下。之。本。其。在。於。詩。一。則。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再。則。曰。蕩。
 蕩。上。帝。下。民。之。辟。其。在。於。書。一。則。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再。則。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勤。民。外。無。敬。天。之。事。卽。勤。民。以。敬。天。外。不。必。有。祈。禱。
 之。事。其。於。君。臣。訢。合。之。閒。亦。祇。曰。格。於。皇。天。格。於。上。帝。則。知。孔。子。之。教。天。人。相。與。之。際。
 無。非。精。誠。感。召。不。在。天。事。而。在。人。爲。故。祈。禱。時。不。過。接。神。明。通。昭。告。而。已。魯。論。記。孔。子。
 疾。病。子。曰。某。之。禱。久。矣。不。禱。之。禱。深。於。禱。也。王。孫。賈。問。媚。奧。竈。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
 禱。非。所。禱。不。如。其。無。禱。也。子。思。子。述。祖。訓。作。中。庸。子。告。哀。公。問。政。曰。齋。明。盛。服。非。禮。不。
 動。所。以。修。身。則。是。用。人。行。政。者。非。修。身。無。以。資。表。率。非。齋。明。守。禮。亦。無。以。知。人。知。天。而。
 樹。之。風。聲。上。年。開。放。天。壇。一。事。西。報。著。論。非。之。是。臨。時。政。府。期。內。幾。不。知。有。歷。代。所。敬。
 之。天。所。郊。祀。之。上。帝。而。配。天。之。至。聖。乃。欲。沒。其。產。而。斬。其。祀。悖。孰。甚。焉。若。勤。民。之。實。心。

實政更不聞有一二淪浹四萬萬人之肌髓而惟聞督稅也。催徵也。縱軍警以擾民也。任私人以違衆也。導天下以權利禍天下以賊殺舉國方在愁雲慘霧中。元黃變色。丹素易位。疇爲爲之。而至於此。周公之營洛邑也。曰祈天永命。今還而質諸政府。多方之小腆。何以不能靖奄共濟之大川。何以不能容爽成湯之禱桑林也。六事責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還而質諸政府。法律命令將誰適。從遺老佚民。將誰訪問。土木之奢靡。不飭倡優之狎暱。不懲阻僮之術工。於市廛鬼蜮之謀。逞於肘腋。無古人之精白。乃心以質旁而臨上。而徒等諸佛腳之抱駿奔。走於神父牧師禮拜之堂。庶貽我國體。羞夫獨不思非祀之不享名義。可假事實。不可掩乎。且夫孔子之教中國之魂也。自絕於孔子之教。卽以自絕於天。而不可救藥。今欲謂他人父。謂他人祖。此其病在離魂。不因其病而藥之。有和緩不知召有盧扁不知求。倉皇失措。閒延縑流而爲之懺悔。招羽士而爲之禳解。否或投足卜筮之肆。傾心巫覡之門。其不至魂游墟墓者幾希。雖然。吾亦有說焉。彼其爲我竭誠請命。熱忱摯誼。固應感謝。卽吾於政府未嘗不喜其幡然猛省。今而後知有天。今而後知有上帝。今而後知

有。護。佑。民。國。之。上。帝。而。因。以。福。吾。國。利。吾。民。吾。並。望。國。民。亦。以。上。帝。之。心。爲。心。而。日。對。越。於。我。上。帝。對。越。於。我。孔。子。之。教。之。所。謂。上。帝。因。以。知。上。帝。非。基。督。教。之。所。私。有。乃。普。天。之。下。人。人。之。所。公。有。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固。不。必。沾。沾。焉。以。祈。禱。爲。能。事。也。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二號目錄

孔教會序 其一

其二

康有爲

專著 孝經學

曹元弼

史徵 原蕤 附鄭學辨

張爾田

經治 則古

沈 修

歷史 孔教通史

黎養正

論說 斥北京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

傳記 稷山段氏二妙合譜

孫德謙

孔教會全體公論

叢錄 通信

政教終始篇

張爾田

公牘

孔子封王辨

孫德謙

文苑 聖誕日祭文

張鳳翽

中國學會報題詞

康有爲

丁祭日祝文

張茂章

講演 演說孔子所以許管仲之故

狄 郁

張嵩庵先生祠記

張上餘

學說 論孔教與老氏

顧震福

尊天二首 尊孔四首

顧思義

普通倫理學

狄 郁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

姚明輝

諸子要畧 家數

孫德謙

本會紀事

學 說

普通倫理學

續第三號

溧陽狄

郁 文子

荀子。孟子後五十餘年而荀子出。荀子名況。趙人。蓋春秋時晉巨族之遺裔也。嘗游齊楚。慨大道壅蔽。禮義不起。舉世溷濁。國亂相繼。而巫祝禳祥。盛行邪說。尤為民間風俗。害爰述仲尼之論禮樂之治。著書數萬言。即今所傳荀子是。漢人述毛詩傳受統系。自子夏至荀子。荀子書嘗並稱仲尼子弓。子弓者。馯臂子弓也。嘗受易於商瞿。而實為子夏門人。故荀子為子夏學派無疑。其書多根據經訓。亦儒宗鉅子也。

前此言倫理心理。莫不以信仰天道為基本。於天人感應之際。最視為重要關鍵。新學家所謂宇宙論也。由兩儀演為四象。由四象演為八卦。假定八者為原始物象。以八者互動之效力為一切現象所由生。因得確立現象變化之大法。應用于人。

事者。陰陽二氣說也。以金木水火土為成立世界之原質。有相生相克之性質。世界各種現象。即于其性質同異間。有因果相關之作用。故可以由此推彼。預察未來現象者。五行皆也。此二說。今人皆目為宇宙論。

至荀子則劃絕天人之關係。以為人事無與天道。特有人類之關係。其學專重利用。厚生實踐。倫理雖亦承認。自然界確有理性。法顧謂治亂禍福。一切社會。

學說 普通倫理學

現象悉起伏於人類之勢力。故視研究宇宙論爲不急之務。而惟務整頓人事。此實荀子創獲。

荀子既以人類勢力爲社會成立之原因。而見其間有自然衝突之勢力。察厥由來。皆起於欲。遂以欲爲天性之實體。而謂人性皆惡。孟荀皆認人類爲同性。荀子據人皆有欲。而主張性惡之說。亦猶孟子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主張性善之說耳。其說相背而馳。其理不啻相濟而足也。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蓋以桀紂爲率性之極。以堯舜爲拂性之功。僞从亻从爲言乎。其屬於人爲也。人之爲善。如木之必待槩括。矯揉而後直。苟非以人爲矯。其天性則無由造。聖域何以矯性。曰：禮禮不出於天性。全出於人爲。故曰：積僞而化。謂之聖人。僞之極也。又曰：性僞合。然後有聖人之名。謂天性雖常存。積僞之極。性與僞化。聖凡之別。卽視其性僞化合之程度耳。積僞在於禮。知禮必由於學。故曰：學不可以已。其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其義始於士。終於聖人。學數有終。其義則須臾不可舍。爲之則人舍之。則禽獸。詩者中聲之止也。書者政治之紀也。而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總綱。紀也。故言學至禮而止。

禮之始 禮者何。自來聖人制之也。聖人亦人耳。人性既惡矣。何由萌善意以制禮。荀子嘗推本自然以解釋之曰。天地者生之始。禮義者治之始。君子者禮義之始。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盡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蓋孟子性善之說。以人爲界。荀子修爲之說。亦以人爲界。孔子言性相近。以普通中人爲公例。以上知下。愚爲例外。孟子言性善。以上知例中人。而以下愚爲例外。荀子言性惡。以下愚例中人。而以上知爲例外。所謂君子者。卽以爲天地特生例外之人。畀以創造禮義之人格者也。惟其置諸例外。故不嫌自破。性惡之例。然與天人無關之說。究不能不自相矛盾矣。

禮之用 荀子所謂禮。包法家所謂法而言之。故由一身推之政治曰。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又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之。所以隕社稷。堅甲利兵。不足爲勝。高城深池。不足爲固。嚴令繁刑。不足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禮之用。可謂大矣。春秋戰國之前。以禮爲上等法律。以刑爲下等法律。故言禮多。該法。晏子告齊景公。謂惟禮可以已。

亂者正爲其具有法律之用也。荀子平生學識尤注重於此點。

禮之需樂 有禮不可無樂。禮者以人定之規。節制心身。樂者以自然之美。感化性靈。禮之德方而智樂之德圓而神。無禮之樂固慮縱恣無紀。無樂之禮亦慮枯寂無趣。荀子曰。音樂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故先生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而城固。其重視樂處仍是重視禮處。而總歸於人爲界說。內禮之需刑 禮以齊之樂以化之。而尙有冥頑不帥。教者則不得不繼以刑罰。刑罰不惟懲已著之惡。且以懾僉人。遏惡於未然也。不可不強其力。故輕刑不如重刑。荀子曰。凡刑人者所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刑重則世治。刑輕則世亂。前此國僑治鄭後此諸葛治蜀皆見及此。

進化之君道 荀子知世界進化後勝於前。故所希望之太平至治不在太古而在後世。曰。天地之始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禮樂政刑必與時變革而爲社會立法之聖人不可不先後輩出。惟聖人知君人之道。故曰。道者何耶。曰。君道。君道何耶。曰。能羣。能羣何耶。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役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

近世倫理學家評論荀子。謂其說雖不免有矛盾之處。然思想多從經驗得來。故立言較切實。重形式之教育。揭法律之效力。超越三代以來之德治主義。而接近於法治主義之範圍。其門下有韓非李斯諸人。持激烈之法治論。可證其學說之傾向。宋蘇軾以李斯之禍天下。歸咎於荀子之剛愎自信。喜爲高論者。非知言也。至性惡之說。雖爲常識所震駭。然思想之闢新論斷之勇敢。洵不愧傑出大儒云。要之孔子言仁。孟子更補之以義。荀子復注重禮法。皆應時變以立言。言固各有當也。世變萬殊。而仁義禮法。終於無一可廢。此孟荀所以同爲倫理正宗乎。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師 範 講 習 科 必 用

教育部新定師範學校章程特設小學教員講習科分一年二年
兩類畢業後得充當小學教員江蘇等省現已遵章開辦本館出
版各書最爲適用今列目如左

◎二年畢業用書

修身講義	二角
倫理學大意講義	二角
教育學講義	三角
教育史講義	四角
倫理學講義	四角
心理學講義	三角
教授法講義	四角
管理法講義	近角
國文典講義	六角
中國歷史講義	八角
東西洋歷史講義	四角半
中國地理講義	五角
外國地理講義	四角

數學講義

博物學初步講義	六角
理化學初步講義	五角
生理學講義	四角半
植物學講義	三角
動物學講義	三角
礦物學講義	三角
物理學講義	三角
化學講義	四角半
體操講義	五角
◎一年畢業用書	八角
倫理學教科書	三角
教育學	二角
教育史	二角半

論理學

心理學	一角半
各科教授法	二角
學校管理法	二角
學校衛生學	二角
中國文典	三角
算術	二角半
植物學	三角
動物學	三角
初等礦物學	二角半
生理衛生學	三角
初等物理學	一角半
化學	二角
體操講義	三角
體操講義	八角

現充小學教員者得此自修以足增廣學識

明儒學案點勘

續第三號

錢唐張爾田

孟劬

侍郎余劬齋先生祐

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傳本案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蓋文成藉此爲學者泯朱陸門戶之爭。本非論朱子進學之次第。觀文成答羅整庵書。其旨自見。乃後人辨之不遺餘力。至謂陽明以朱子攻朱子。姑不必論。攻朱與否。若其書所采。則固確然。朱子之言也。必如後人說。非刪去此數十篇。始完其說。則朱子當日何以留此數十篇。以爲口實哉。且文成有文成之眞精神。眞學問。原不藉此書以增重朱子。有朱子之眞精神。眞學問。亦豈因此書而貶價。後人不務求其眞精神。眞學問。而惟於此書。曉曉不已。

學說 明儒學案點勘

亦所謂得已而己者耶。因先生偶論此書，聊附辨之。

八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以下論學書案收斂精神是敬字注脚。

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案朱子大學集注靜謂心不妄動，靜是敬之裏面工夫，常打起精采是敬之外面氣象。內外夾持合之始備，主靜之靜即是敬。故先生又曰：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分散了，此義甚精。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爲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案濟人利物即所謂仁心爲質，孔門一部教經全從仁字發。若參透此關，遵而行之，則天人之道一貫矣。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即仁字做手法也。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裏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

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卽巧令。知此而謹之。卽是爲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案巧言令色。何以鮮仁。注家多從外面言。色上解釋。先生獨說向心上來。真是禹鼎鑄姦。斬草除根。底本領而仁之發源處。乃愈見其親切矣。吾輩讀此言。當各自勉之。

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卽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卽提轉來。便無事。案先生此語極喫緊。然義理之心。以何爲標準。此則貴乎研幾之學矣。學者所不可不究心也。

程子云。坐忘却是坐馳。朱子云。要閑。越不閑。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卽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案心體之妙。固無乎不在。本不限於動靜。宋儒以主靜立人極。不過爲初學入手者。開一方便法門耳。若一味靜坐。塊然與槁木死灰無異。生生之機熄矣。於世道人心。有何交涉耶。在釋氏謂灰滅。外道吾儒則謂之異端。程朱所言正爲此輩頂

門。鍼也。

學說 明儒學案點勘

十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以下白沙學案

傳

文繁不備載

案古今學問無窮隨人做去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斯爲善學。白沙亦全靠生質好故成就得如此。至陽明起始將道理正當處發明出來。功夫乃有下手。不致隨性質爲轉移矣。然姚江以前學者認不得頭腦。用功頗難。正惟其難。反有真得之一日。姚江以後被學者一口道破。用功遂覺容易。而冒認之流弊亦因之而生矣。學問所以少心得之士歟。又案白沙論學最親切精到。發前人所未發者。兩言而已。曰靜坐中養出端倪。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然二語實是一語。何則。端倪卽天理也。養出端倪爲入手時。涵養工夫體認天理爲得手後。省察工夫體認天理非始之以養出端倪。則天理不可見。養出端倪非實之以體認天理。則端倪又何物耶。內外兩忘。知行並進。江門宗旨精粹。無過於此。其後甘泉專傳隨處體認天理一脈。而於靜中養出端倪。未免言之太略。於白沙之言微有異同矣。白沙嘗言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可以見其立學體用不遺也。

聖賢處世毫無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學以下論案先生此言。真今日藥石。今日不少賢達。而作事往往不鑿人意。甚至索隱行怪。爲世道人心之害。皆要高之一念。從中作祟耳。語曰。智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所以難能而無弊歟。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案變化氣質爲心學第一要事。人性雖有毗陰毗陽之殊。無不可以學問薰陶之。然工夫極難。緝熙光明。亦視其勤勉。何如耳。學者其勿自餒焉。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案四語常談耳。然吾輩自省。果能克副其言否。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案此語是先生一生得力處。亦是指出點初學入門最親切處。白沙論學。書雖多。此一語足以括之。學者但能依此做去。勝於著作等身多矣。向後姚江諸賢。皆是從此過來者也。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案名節道之藩籬。讀之凜然。又案學問隨地產生。禹域九州。其稱文學奧區者。若江西。若兩浙。若粵東。其人不爲學。則已爲則。皆有開闢之能力。五嶺以南。山高水深。豪傑之士。磊落英多。於學亦然。白沙其代表也。論學書語。雖不深。而氣魄之雄厚。所謂截斷衆流。雖去之數百年。猶有生氣。若先生者。真不隨運會爲轉移者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案覺字大有事。在今人。祇是日用而不知耳。吾末如之何矣。

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案後來甘泉。卽傳此語爲衣鉢。發明精密。可以羽翼白沙矣。人以隨處體認天理爲甘泉所獨創。而不知實本於師門也。

三代以降。聖賢乏人。邪說並興。道始爲之不明。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爲之不行。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爲末學。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

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案今之以功名自詡。著述自豪者。讀此能勿顏汗。自古賢哲以球世爲心。未有不自度而能度人者也。學問事功於本分。事不加毫末。先生詆之曰。末學曰。私意直於心術。入微處。單刀直入。何痛切。乃爾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案學問第一步莫大於尊疑。莫貴於竺信。疑者進道之萌芽。非深歷此中曲折者不能爲此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案具此魄力。不淫不詘。不撓方能擔當斯道。拯民於水火之中。甚矣心學之不可不講也。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

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案先生此言悲憫極矣。余少時誦此輒如世界鐘聲淚潄潄下。今當貞元之際誦之尤覺痛徹心髓。噫以今日社會無道揆無法守無政無學弱肉強食逐利爭權欲求如鷺鳥有別鳥反哺蜂有君臣尙不可得卽論禽獸亦是梟獍一流人種之不亡者待時而盡耳。使先生見之其累欷感悼又何如耶。

本社催收報費

本社定例凡定閱雜誌者費須先惠叨蒙閱報諸公照例繳款實深感謝惟亦間有函定而未交款者本部以其聲明費卽續繳不誤且爲有心孔教之人勉爲通融惟本社資本短少而支用浩繁萬望未繳費諸君立由郵局將報資郵費滙來俾資周轉否則報固停寄且追欠款想諸君亦知本部不得已之苦衷也 孔教會雜誌社發行部謹啟

政 術

孔子爲共和學說之初祖

韓城薛正清

學術之隆替。恆與其國力相倚伏。夫西歐固多賢矣。然何以近世之聒耳豔目者。曰大政治家。大道德家。大哲理家。皆於西歐歸之。而亞東無聞乎。豈亞東數千載文明之邦。而果書缺有間耶。誠以國力之不競。學術亦隨之而不顯耳。子弟童騃。覺父兄之無色。後嗣不肖。墮祖考之洪烈。天下之可傷。孰甚於是。吾敢正告我四萬萬同胞曰。孔教之亡。中華人種之亡之徵也。欲強祖國。必自擴張孔教。始倘不以余言爲河漢。請陳孔子之共和學說。

孔子一謙沖抑畏之人也。溯世界各教祖。多持自尊主義。而孔子則自虛。或持排異主義。而孔子則論大同。此孔教之異點。不可不知也。故其論學曰。多聞擇善。至謂三人行。必有我師。誠以世界之真理。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故合四方之耳。以爲聰。并億兆之目。以爲明。集衆人之思想。以爲智。兼容并包。遠引廣撫。必將合古今之說。以折衷。綜百。

氏之言而立論者也。矧政治爲民生休戚之所關。國家存亡之所係。而獨敢肆一己之私耶。余敢質言曰。孔子者。首創共和政說者也。共和與專制相反。孔子亦即極反對專制之人也。故定公問一言而喪邦。孔子以唯其言而莫余違爲對。其所以立天下後世之君道者。至深切矣。然行政不以君言爲主。當以何言爲衡。孔子蓋言之矣。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謂犯公理史記引董生言君不君則犯與此同意下不天上施則亂也。無政

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記表言行政不以君言爲衡。當以民言爲主也。以民言爲主。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以民言爲主。故凡一切政事。必受命於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民主之精神。固肇於此矣。雖然。上酌民言。非可以苟然而已也。必審察精當。而用中於民。故孔子又曰。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蓋田呂氏曰。質正也。不致自昏而質正

正於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略約也。精擇衆論之至正當者而行之。故約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衣編此雖非如近日議會表決之法。然共和之精神。在於是矣。昔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賢篇

然則孔子之寓意。大可見矣。宓子賤治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外傳 甚矣。孔子之嗜合議也。贊子推則曰。智於湯武。贊子賤則曰。參乎。堯舜甚矣。孔子之嗜共和也。舜無為而治。孔子稱之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孔子之政見尤可知矣。余故敢正言曰。孔子之政說。絕對的共和政說也。

孔子既惡專制而贊共和。故其論民也。恆重。恆貴。為主體。為要素。其論君也。恆輕。恆賤。為客體。為附屬物。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子韓非蓋孟所以盛水。孟為水而

設。猶君所以養民。君為民而設。是以民為要素。君為民之附屬物。公僕之義。實肇於此。雖然。孟水之喻。切矣。猶不足以見君位之可危。尚不如緣木之喻之切也。孔子曰。上者

譬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滋甚。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大戴禮子張 問入官篇此喻君位之可危至矣。然尚不足以見民暑之可畏。又不若奔馬

之喻之切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馭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畜養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弗

政術 孔子為共和學說之初祖

政術 孔子為共和學說之初祖

畏。說苑政理篇此喻民。魯之可畏固切矣。然尚不如舟水之喻之尤為奇險也。孔子告哀公

曰。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

據荀子哀公篇將安作將焉蓋擊之誤當以荀子為正言人君能思危則危無從至也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馭

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新序雜事四蓋舟恃水而行。水涸則舟膠。猶君

賴民以存。民心失則獨夫亡。故舟之覆不覆繫乎水。而君之存與亡聽乎民。孔子以此

警哀公。忠矣。聖矣。蔑以加矣。朱晦菴云。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夫以民為王

者。天驟聆是言。似乎比擬不倫。然質以此說。其尊卑貴賤之相懸。故自有霄壤者。水

舟之喻。蔑以加矣。惟是水舟猶為二體。尚不足見君民關係之密切。猶有心體之喻焉。

孔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記美以此立

論。可謂痛切矣。是知剝民以自養者。剝己之血肉也。促民之生計者。摧殘己之生命也。

然以此防君。後世猶有以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而博一快者。猶有培克聚斂。充瓊林大

盈。以自踣者。噫。我國中古以來之暴君。不知其為流枯與心死。與抑不知其為瘋魔與

聖謨。洋洋充耳。無聞而厲民自養。無知妄作。卒之身死國亡。不可救藥。然暴君污吏不

知此。則其為國之憂。亦可知矣。

足責矣。乃至今世之爲士者。不考經義。不知聖訓。恬不知恥。而反譏。譏然曰。此皆吾孔子。專制學說之流毒也。嗚呼。何其俱也。又尸子君治篇。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此章之論。尤爲著明。臚陳悉載。更僕難終。學者觀於孟水緣木水舟心體之喻。參以告子貢子夏哀公之說。亦可以得其大較矣。

既以民爲主體。君爲客體。故其論臣道也。予盡忠於民。而不予盡忠於君。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泄冶懷寵不去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臣長短經此義當時惟晏

子知之。故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斯言也。劃開君國界限於君臣之倫。放大光明。與孔子之論相發。夫惟臣道以國家爲主體。故其對於君也有糾正。而無阿徇。有決去。而無苟就。

政術 孔子為共和學說之初祖

六

曰匡救其惡。曰有犯無隱。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記表現於經傳者不一而足。然則君臣之義大可知矣。自後世嬖媚者流。假忠君之名以濟其侮奪之私。於是世之所謂忠臣者不必其忠於國。而惟其忠於君。於是遂有割股奉君以為忠。殺子充庖以為忠者矣。嗚呼可勝言哉。且自緯書倡三綱之說。見白虎通義世之一般學者遂謂君父有無限權。可以肆然於上。而臣子即當跼伏於統治之下。而受其壓制庸詎知聖人立教本側重君父而責以義務。故孔子曰。明王之敬其妻子也。有道。又曰。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民即人也豈惟夫與父兄貴在先施。君臣尤甚。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尹和靖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臣以忠事君。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鵠之姜姜。鵠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記表故君有不君而危民與國者。臣下匡正之忠也。面折庭諍之忠也。不幸而易其位焉。亦忠也。不幸而放流殛竄之亦忠也。蓋所忠者民與國。非所謂忠君之忠也。故武王懸紂於太白之旗。即所以忠商成湯。放桀於南巢。即所以忠夏。書曰。於湯有光。不其信與。夫如是而君臣之義以著。夫如是而革命之說以興。

革命之說。非歐洲之產物也。我中國數千年前。已有湯武革命之偉業。又有尼山革命之學說矣。革命原出於不得已之行。爲於道。爲權。尼山贊易。首貴通變。尤著行權。故曰。異以行權。言順天人之意。而後可以行權也。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惟順天應人。乃爲革道之至。不然。則以暴易暴。何益之有。且爭奪相殺。謂之人患。大同世界之所以不容也。余嘗觀孔子歷史。未嘗不歎其爲革命人物。故衛君用之。則擬正名。季桓用之。則墮三都。是用孔子者。恆罹反噬之憂。宜子西沮之晏嬰沮之。而莫敢用也。故其自述。常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試問孔子此言。其居心果如何。後世徒以尊君目孔子。而豈知其自命不凡耶。悠悠數千載。無人識破。何慧眼。佛眼之少。而肉眼之多耶。昔夫子當周之末。諸侯害之。大夫壅之。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按西漢經生首推董子而太史公自序引董生言。特以此弁篇。史公知有秋哉。而後世曲儒偏以孔子作春秋。純爲尊王主義。是蓋喪心誣聖。以濟其利祿之私。豈直貽肉眼之笑。且宜罹誅心之罰。尙何足與譚學術。又何堪與論改革哉。

既以革命爲不得已之行爲。則必求一維世界保和平。可久可繼之道。而推行之。保守之。故又既竭心思。倡爲大同之說。以饋餉於後世。猗歟大同說乎。殆思想界之極軌乎。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於政說則共和也。於學說則平等也。曰講信修睦。於政說則事小樂天也。於學說則人道主義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又近日世界所最豔稱之博愛主義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將見有生同胞。無一不遂其生終。其天年者自由之最高目的。自由之圓滿願欲。又何以加於此。男有分。女有歸。早勸。破多妻之陋。於遠古而人道主義益昌。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則又社會主義之遠祖也。歷考古今。聖賢學說。尠有如此之圓滿者。然吾夫子平日氣象深邃。故性與天道爲學說之極。則而罕言大同主義。爲政說之極。軌亦罕言。然性與天道。贊易則著之者。眇論不可不存於天壤也。大同主義。對子游則言之者。以子游之可與於此。而冀其推行也。考聖門。顏子而下游。夏淹貫羣書。疏通博雅。故孔子之經說。若詩若禮若春秋。無一不傳於子夏氏之門。論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蓋尊之也。但子游尤爲高明。且其政治施設。班班可考。而

小人學道。一語尤非數千年專制者所夢及。但子游之經說。書缺有間。今日之所可據。以尙論者。獨有禮運一篇而已。禮運首著言。偃在側。則其爲子游手筆之書無疑。一篇之中。釋禮釋義。釋仁。獨得諦解。舉物勸事。藝功獨爲切實。發明太一陰陽四時鬼神入易道之堂。輿而人情者。聖王之田。一語顯撲不破。尤政治家之骨髓。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貧苦。人之大惡。等語。其於人情。可謂發凡舉例。至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之論。尤足勸破我國腐儒。以中華爲天下之陋。爲傳記所罕見。亦足見夫子大同規模之所指。而子游之疏通知遠。亦可見其一斑也。孔子終身不遇。無甚表見。然相魯三月。而繫馬牛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行尙忠信。女尙貞順。附家俄頃之間。而大同之氣象。可觀。又孔子嘗自道曰。吾志在春秋。請徵諸春秋。春秋。天子譏世。卿卽選賢與能之義。春秋無義戰。卽講信修睦之義。至如太平之世。卽聖人夙昔所慨想之大同世也。義重辭繁。未可殫述。吾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於表記一篇。歷敘舜禹文王周公后稷。乃譏殷人之瀆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未克迷信之弊。周人之瀆禮。按周禮繁文縟節。當年不能究其而

政術 孔子爲共和學說之初祖

十

歸美於虞舜。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夫歷敘禹稷文王周公。而推美虞帝。歎其不可及。乃其所以不可及者。獨在死不厚其子之一節。嗚呼。聖人之意。其不大可見耶。

政說至於大同止矣。無以復加矣。斯乃共和之極則。而人道之上乘也。是故注意在共和。主要在國民。始於匡救。極於革命。歸於大同。斯則孔子之學說耳。試問孔子以前有發此論者乎。曰無有也。余故敢斷然曰。破天荒。牖眞理。爲世界共和主義初祖者。孔子之學說也。

專 著

孝經學

續第三號

吳縣曹元弼

叔彥

天子章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案愛敬二字爲孝經之大義六經之綱領六經皆愛人敬人之道而愛人敬人出於愛親敬親愛親敬親孝之始不敢惡慢於人孝之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四海之內有一物不得其所卽天子惡慢之四境之內有一人不得其所卽諸侯惡慢之推之卿大夫士庶人於官守職業有一未盡卽惡慢也卽孝無終始將使患及其身以及其親也如此爲孝敢不敬乎孝經之義自天子至庶人自有生至沒身終始於敬以盡其愛而已愛敬非有二事有惻怛護惜之心必有慎重敦勉之意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惟其至愛故扶持保抱顧復拊畜心誠求之不知勞瘁如執玉如奉盈所謂敬也反而思之愛敬可知矣擴而充之愛敬無窮矣 阮氏釋敬曰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苟篆文作苟。音非苟。音狗也。苟卽敬也。加支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諡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虞翻易逸象曰：乾爲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周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爲敬也。敬字古訓以肅警無逸爲義。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當終身奉之。案愛立於敬。孝經言不敢卽敬字之義。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五孝所同。而天子者立愛敬之極者也。故首發之。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黃氏曰：天子者立天之心，立天之心則以天視其親，以天下視其身，以天視親，以天下視身，則惡慢之端無繇而至也。案天子以天下爲體，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凡養民理財用人治兵，周官六典，中庸九經，皆天子德教之實德者，愛敬也。教者教愛，教敬也。必使百姓四海人人被其愛敬，人人愛親敬。

親以相愛相敬。足食足兵。無敵順治而後全。受於天祖者爲無所毀傷而後一人有慶。無患否則秦隋之暴固惡。慢周末之衰亦惡。慢矣。天子者以一人之心力庇萬萬生靈之身家性命者也。故孝經言治天下之道在順而所以順之者在敬。卽易乾坤之義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所以萬國咸寧保合大和君健而天下順也。又案孟子言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云云。正發明五孝之義所謂孝無終始患及其身也。孝經於諸侯以下皆著然後能保守之文見反是卽不能保守於天子獨不然者諸侯以下之不保或由於上之削黜天子則至尊無上當時王室衰微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聖人志在尊王故總著其義於後而深沒其文於此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卽春秋書王以制叛亂之意且引書甫刑特見刑字有奉天子誅亂賊之義所謂春秋作而亂賊懼春秋天子之事於此見矣。

諸侯章

在上不驕節

鄭氏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元氏澹曰貴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故戒之。漢勅曰。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說苑敬慎篇曰。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捷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知必質。然後辨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謙。勇力距世。自守以怯。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呂氏春秋說楚雞父之敗曰。凡持國。大上知始。其次知中。其次知終。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阮氏福曰。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意。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推之。案楚之敗。敗於吳。實敗於囊瓦爲政貪恡無藝。讒慝宏多。綱紀廢弛。自攜其民內政不修。則輕敵。固亡。畏敵亦亡。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不敢盤於遊田。而伐昆夷。齊桓公作內政。而霸諸侯。衛文公大布之衣。

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克邪狄。越王勾踐。早朝晏罷。生聚教訓。而沼吳。易亡爲存。轉弱爲強。未有不。自不驕。不溢。始者傳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若不能實事求是。勤民恤功。整飭吏治。固結人心。備豫兵食。而徒爲緩敵。苟安之計。則敵見我之無志。無用。必吞噬無餘。而後已。六國之滅於秦。職是故也。富貴社稷。民人之保與不保。不視乎敵勢之強弱。邦交之善否。而視乎人君敬怠。義欲之一心。吏治之善惡。君心之敬怠。轉移之民生之肥瘠。君心之義欲。消息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弗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在上。不驕敬勝怠也。制節謹度。義勝欲也。戰戰兢兢。自強不枉。然後能保其富貴。以事其先君。聖人非教在上者。私其富貴也。有天下有國者之富貴。萬萬生靈之身家性命。繫焉。故鄭人有棟折榱崩之懼。幽詩有覆巢破卵之憂。君民一體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鄭氏曰。義取爲君。恆須戒慎。阮氏福曰。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取利思辱。見惡思誥。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旦

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於沒世也。

案禮(史微)

錢唐張爾田孟劬饌

六藝遭秦火之禍。經永嘉五胡之亂。其巍然尙留一綫之延者。春秋而外。禮經而已。周官非孔子所手定。孔子所手定者。士禮十七篇。漢興傳之高堂生。高堂生傳之孟卿。后蒼蒼傳之戴德。戴德刪七十子後學所記。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之記。專取其闡發士禮者。爲四十六篇。而十七篇之口說。始完備而無遺憾矣。四十六篇中。中。庸。是。子。思。後。所。作。緇。衣。是。公。孫。

尼子所制。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大抵皆孔子門徒共撰。所聞後人通儒各有損益。聖人定禮之口說。幸而獲存者也。鄭康成謂禮記後人所定。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此蓋爲漢時博士而發。世儒過而信之。誤矣。六藝論稱大戴曰傳記。而稱小戴則曰傳禮。傳

禮者。卽指士禮而言也。試取記與禮參之。士禮有冠禮而戴記則有冠義。篇士禮有昏禮而戴記則有昏義。篇士禮有鄉飲酒禮而戴記則有鄉飲酒義。篇士禮有鄉射大射禮而戴記則有射義。篇士禮有燕禮而戴記則有燕義。篇士禮有聘禮而戴記則有聘義。篇士禮有士喪既夕士虞禮而戴記則有曾子問雜記喪大記奔喪三年問。篇士禮有特牲少牢禮而戴記則有郊特牲祭法祭統祭義。篇士禮有喪服而戴記則有喪服小記服問。喪服四制。篇此皆專說十七篇之大義者也。禮也。而士禮四十六篇。所以說士禮也。而士禮四十六篇。又自有記。

喪注略則有記傳蓋七十子疏冠義經之所錄而高堂生以經不備兼記之竹帛者也士禮記傳

燕禮云後世遺自幽厲尤甚禮樂在子夏之前稍廢棄之時未爾之後有記乎疏喪服記云傳曰為者

不知是子夏弟人所作人皆云孔子之弟何子卜商字子夏所為今此傳亦云者何羊高所為公羊

等之問師徒相習語勢相違以弟文記師人詳略六藉多有而中引孔子曰則必非出傳蓋孔

子夏之時至喪服傳直與公毅之體相類公毅至漢始著竹帛則此傳亦非子夏親作謂之高

之微言二者如驢之新皆治禮之儒所不察軒輕者也若其通論諸禮者則又有二

曰通論禮之度數一曰通論禮之緣起通論度數者王制內則少儀等篇也通論緣起

者玉藻大傳表記緇衣等篇也顯然使孔子為後王手定之經與七十子後學傳授

之微言歷千載尙可窺見焉豈非戴聖刪記之功哉且余嘗籀大戴記矣發明禮義者

不過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公冠武王踐阼保傳等數篇而又多雜以天子制度與后氏

欲推士禮致於天子之口說不符禮即天子制度亦有涉及卿大夫之禮者多疑為龐雜不詳於此

皆文獻無徵僅存口說七十子後學本孔子雅言而發明其大義偶及制始知戴德菁華

度不過藉以指證耳非與后倉家法相背也余著禮記鄭注箋已備言之制始知戴德菁華

已為小戴采獲略盡矣附志稱六篇謂之小戴記今大戴禮之現存三十戴九聖又刪大戴餘書

附志稱六篇謂之小戴記今大戴禮之現存三十戴九聖又刪大戴餘書

附志稱六篇謂之小戴記今大戴禮之現存三十戴九聖又刪大戴餘書

王之數然其書編次頗無倫貫如哀公問投壺本命篇多與小戴相出入而唐人義疏所引
小正雖皆古書而後人又從而殺亂之蓋耳是故儒者欲治禮不可不先通孔子所定士
禮十七篇欲通士禮十七篇不可不先觀戴聖所刪禮記四十六篇四十六篇之義明

而後十七篇可得而治也下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
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亦此意於何以言之昔者三代聖王之制

禮也至周公攝政而大備王官失守凌夷以逮於春秋孔子定禮求夏殷之文獻而慨

於杞宋之不足徵也不得已獨取周禮以為世法焉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從周者謂從周揖讓升降之儀耳揖讓升降之儀莫詳於周禮則士禮十七篇是

已雖然揖讓升降之儀禮之末節也非三代聖王制禮之本也於是又因周公舊典參

於傳則戴記四十六篇是已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不
一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趙商問孔子稱知吾也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人也兩楹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法於殷
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人也兩楹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法於殷

是定禮初意本擬參酌三代異同豈僅從周而已哉。以文稱周厥有微詞。今載所載
 可想見其不列入正經者則以杞宋無徵故耳。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
 或青。夏造殷。因論語告子張亦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是孔子定禮上承二帝三王之道。通貫三統所以為
 後王制法者。固非辟儒所易窺測矣。然不讀戴記四十六篇。則所謂冠昏喪祭吉凶賓
 嘉諸大義。又可憑臆而知之乎。如士冠之禮。大節有三。將冠。筮日。戒賓。筮賓。宿賓。告期。
 冠之日。陳服。一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冠畢。見母。見兄弟。贊者。姑。姊。見君。與卿
 大夫。醴賓。送賓。歸俎。皆禮之儀也。而義寓焉。義者何。曰所以責成人之道也。士昏之禮。
 大節亦有三。將昏。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昏之夕。親迎成禮。厥明。婦見舅。姑。舅。姑。饗
 婦。皆禮之儀也。而義寓焉。義者何。曰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士喪之禮。始死。復魂。有小斂
 之儀。有大斂之儀。有遷柩朝祖之儀。有窆。柩藏器之儀。而義寓焉。義者何。曰節哀。順變。
 念始之者也。饋食之禮。將祭。筮日。有視濯視牲之儀。有初獻。亞獻之儀。有選侑之儀。有
 酢尸之儀。而義寓焉。義者何。曰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推之鄉射禮之儀。曰請射。

曰誘射耦射。曰數獲。曰旅酬。曰坐燕徹俎。而義寓焉。義者何。曰所以觀盛德也。燕禮之儀。曰告戒。曰命賓。曰主人獻卿大夫媵觶。曰合樂旅酬。而義寓焉。義者何。曰所以明貴賤也。聘禮之儀。始於受幣告廟。入竟展幣。致館設殽。終於禮賓私覲。而義寓焉。義者何。曰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覲禮之儀。始於郊勞賜舍。戒期受次。終於行覲三享。而義寓焉。義者何。曰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記有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又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極之矣。極之矣。吾今讀戴記而始見三代聖王制禮之苦心。吾今讀戴記而始見我孔子制法後王之道。一言以斷之曰。禮其本矣。

禮貴義不貴數。苟得其義。則繁文縟節。雖不具可也。不得其義。而惟數之。是求則雖抱之。又損如何。邵公冠。冠儀約制。亦恐有難行者矣。又况宮室籩豆之制度。古今異宜。裁抱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為可命精學治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制棄不要。次其源流。適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名別。令易所惜者。馬融鄭元阿好古。案用說雖甚。竊然自古至今。未有違而用之者。可以思其故矣。

文輒取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附戴聖之篇章而去其敍略。遂使小戴刪記說禮之宗旨失傳。

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語。致率愚淺。為之解詁。合倫書章句。考禮記。失多。

得庶幾定聖典是當時言
禮者混合法多有此派
然也耶。此則楊終所譏章句之徒破壞大體者也。嗚呼。豈獨禮經為

本會特別告白

敬啟者。本會開辦以來。一切經費。皆由發起人自行籌措。其樂捐諸君。亦皆與本會直接。從未有在外集捐之事。頃因滬上有中國儒教會及寰球尊孔總教會兩種名目。頗有人誤認為與本會有關涉者。故特登報聲明。本會係獨立機關。與滬上各種名目近似之會。俱不相涉。此佈。

孔教會謹啟

峻喜第二

經治養典甲

長洲沈

修

休穆

農爲本圖。夫人識之矣。然周德終羸。農稷替寢。咸相率而病農。實能劬農者。誰居復井。疆遷訛阡陌。紕錯富子。索百千萬頃。萌黎之至。糞者莫能私一畝。自氏由是田者不能。農農者不能。田攜田與農而二之。寧必饑饉薦臻。則云交相爲瘡哉。夫毗終歲勤動。率農人之田爲多。農人之田則田非其田。知耕之而不知易之。由是田日榛蕪。不污斯萊。爾旣農于他人矣。茲必粟其他人。故國旣有征而家遂有賦。國旣不愛鄉士。肆苛以征之家。遂罔恤農。毗爰覈以賦之。夫昔之民田。錫由君王。故征以什一。曾不爲暴。今實私田。與昔殊矣。幾什一。征之不傷仁乎。然官知征而已。卿士知賦而已。風雨不時。則曰天也。旱澇不戒。則曰地也。凶荒不拯。則曰歲也。螟螽不禦。則曰物也。穠蕘芟柞。胼胝而無秋。則曰人之偷也。征之惟庸。賦之若恆。罄縣罄之室。寧足賦之。則荷校相望于道。我將懋農之不遑。其忍重戾諸。昌黎曰。農之家一。食粟之家六。數焉若不勝其憂。然則仁人之宅心也。今六家而外。宮廷也。百姓億醜也。掾史也。十臣也。惇獨廢疾之人也。冠情游冠者也。優笑也。蒙古榮賤男女也。四夷男女也。役于蒙古。四夷之氓也。食技行乞。四方

者也。聚人菑蒲者也。此攘攘紘紘者。子度之。昌黎之平生爲所見者。云幾爲所不見者。云幾孰非食我耕者之粟者哉。是食粟者增多於舊益衆矣。悲夫。雖割我民之半而毗之。雖夷山嶽陘河海之半而留畚新田之將不足盡餼之粟。況農日增寡。食粟者日猶增衆乎。所施政令益皆放利而行。斂怨於民。曾莫悛止。憤毒內臬。格夫重冥。天恒象之。嗚雨是用恆。若不困嗚雨。則風撓而蟲陵。穀之將登。仍必耗敗。歲比然也。如金如瓊。精直增貴。民或稍事輪緡。莫厭餽香。斯升菽倍珍。異執政。嫪利粟航。溟瀾蜀中之毗。爰藝罌粟。相彼紳鞞。戮辜輕也。於是旌巨靈。輒盈乎國中。食馨嗟來。憚莫能食矣。上焉者則。譬如也。水旱而禱。應職守爾。疹戾而卹。潤吏橐爾。嗟夫。史所稱重農者。殆無之而不名所見。病農者。於世則焉往而非實歟。重農無亟於今時。病農亦靡甚於今時。求明而屏鑽燧之木。余不知執政者何心焉。夫行水溉田。不聞前經井田。斯存溝洫。未變水之由地中行。者則陰注而潛養之。土恆膏而不熙。苗恆新而沃。若寧必桔槔之器。如莊周書攸云。哉。周之生時。粵在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後矣。誦詩三百。憂旱之詠。繫獨雲漢。溝洫能爲井德。終周實攸。馮賴阡術。制興明于田之沃。利聳于水之凶。德窒溝吠。而田之伐。

予聖乎前王寧知無溝遂矣無洫澮矣是無物四宣靈脈掖大川之水而地行斯逞其不蹟之威而郡邑其魚矯性以作殃害焉已矧田不夫授農也耕非其疇知耕之而不思善之猶字人孤子之莫愛也今所藉灌漑者聿唯枉渚之法法百族於焉仰資而莫適疏濬枉渚日淤斯大浸日廣矣盈咫一渠行水日淤之渚暘焉而龜壘瀉焉則魚泳爲虐之魃好雨之星胥得厲梗乎中田禍嘉穀之阜生也官之於毗唯繭絲則誠爾雖渠減孔宣天休曾莫臻備況闕焉莫修今若歟夫行水漑晦於古人則下之下也今則雖至汚之謀曾莫之保而存旃寧足與夫高議也哉然徒隸卒圍飽食晨游不禁而防諸誠慮爲惡塵里寧如役之俾濬溇谷枉渚之盈者決其壅則大浸之悍者殺其勢矣迴矣溝洫寧曰斯非中下之圖焉哉旱乾水溢有備春耕秋斂有助雪寸焉而伐蛟雨尺焉而迎貓平秩西成大田多稼毗焉有不勸焉者乎天下生粟之州必曰荆揚矣余誦職方氏文荆揚於五穀僅一稻宜爾未爲殷渥焉青宜稻麥雍冀宜黍稷則增其一也幽宜黍稷稻充宜黍稷稻麥則增其二三也豫及并焉黍稷菽麥稻云無不宜則又增其四矣余生于揚知九穀咸生實唯稻生爲臧歎前民物土之精且識經所謂宜誼

蓋深曲八州。曾不揚異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命之。司牧復畀以牧。與芻不吝。不欲君務任其艱焉。受牧矣。而莫能處民。受芻矣。而莫能食民。且壞前牧所經營。又從盜取其精俾之斃。生溝壑。若秦漢放廢。聖治殃民。以自象。天能勿厭諸九州之垆。旣無弗能。禾利之天生。曷云曠旃。曾莫藝之。荏菽種之。黃茂何歟。餽汰卒游民而農之。賦以力政。其不帥教。司敗懲焉。物其土宜。錫之嘉種。榛莽易爲蕨。芑淳鹵易爲殷。阜鳥獸易爲烝。庶寧曰無其秋乎。幽雍之多積。必阜於荆冀焉。并豫之厚藏。必賑於幽雍焉。吾信之於職方云云也。地寶泄縑。莫甚吾揚。將恐不如他州。爾田用闢而農用增。穀用盈而糴用賤。行之三年。國有舉火之家。野靡不黔之突。其入今之幅隕。不隸周職方者。當亦能多黍多稌。維秬維秠焉。華陽黑水之梁州。禹貢稱厥田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矣。又皆田旃胥成。和田曰。矇我生之世粟。非日增其稠乎。夫邦畿誠田不仰食天下也。徼垂誠農不資。饌東南也。西北耕西北食之。東南亦然。沒升相禪。乃積乃倉。雖或年不順成。國有備矣。農夫之慶。只君子之教。且而蜀氓謬藝粟。憚小利而買碩。害厲禁而淑導之。姑息之愛賢者。勿教鬻運入海。寧恤由飢親戚爲戮。曾莫蔽愆。殺其身而宥怒。愆爲其厚王政也。

歷 史

孔 教 通 史

豐 城 黎 養 正

端 甫

世 德 章 第 二

夫聖哲挺生嘉祥翕應神靈誕育瑞相紛呈水溼火燥雲龍風虎聖人作萬物觀大都出於理數之宜然若百華之爭榮於春陽九河之奔流於渤海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昭宙合而同符應人心如左契非聖人之神其迹也而聖人亦何賴此神其迹者爲也孟僖子之屬二子也曰吾聞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因歷敘孔氏之祖德以徵孔子將聖僖子雖不能禮其識足知聖與顏父同蓋驗之以行事稽之以世德揆諸故常不僅以神異徵之者也

孔子之世德蓋發祥乎唐虞之世契爲司徒克敬以寬敷五教於百姓肇化於中國覃及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左傳孟子兩說不同各有所主孟子之說乃專教四方庶民乃通也堯賜姓子封於商契孫相土昭明之子爲夏司馬有大功於民相土玄孫冥相土生昌昌若生曹曹若

生實國 爲夏司空勤民事而水死冥八傳生天乙爲聖成湯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丁報

大甲至武丁之間賢聖君六七作趙氏坡曰大甲及鼎革時五賢同世三仁之徒實居

其四孔子不忘殷嘗自稱吾殷人豈不以餘韻流風迄周末沫所謂輝遠而自他有耀

流長以積厚而光者也

周興已來開孔氏之先者曰微子啟帝乙元子紂之庶兄封畿內微國子爵入爲紂卿

士紂無道數諫欲身殉以悟紂箕子知紂弗克從且天命已去人心離散勸微子行微

子去殷殷亡周成王時朝歌再亂周殺武庚求得微子封於宋以存殷祀微子就國仁

賢愛人殷遺民甚戴之後傳弟衍是爲微仲從殷時故稱也仲生宋公稽稽三傳生弗父何

難國人欲立何何當嗣位不受竟授國厲公魴祀世多其讓而何已下世爲卿焉正考

父何之曾孫史記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甫蓋彼時世本有脫誤佐戴武宣以恭儉

聞戴公厲公之玄孫也武公名司空戴公之子穆公之兄也初周封微子於宋命得行殷之禮樂後

子也宣公名力武公之子穆公之兄也

政衰典章廢壞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咸闕不修及戴公時周宣王修明禮樂而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禮樂復興後至魯哀公時復殘闕

但存五篇本毛詩商頌傳及正義國語揚子曰正考甫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蓋尹吉甫能

佐周王修文武之遺緒而正考父能翊宋公修微子之禮樂者也正考父有子曰孔父

嘉為宋司馬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世以孔為氏為一曰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用

乙配子或以為滴溜穿石孝孔父歷事穆公殤公殤公十年華督作難孔父死焉孔父

義形於色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故督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

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本公羊傳後二十八年南宮長萬殺督本左傳孔父既為華氏所害世絕

世儒絕也子木金父降為士稱孔氏按狄子奇孔子編年孔父為華督所殺其木金父生祁

父一稱皋夷詩商頌正義引世家正義引家語本姓篇金父生皋夷父今本家語又作墨夷昔本一昭

也祁父生防叔左昭七年傳正義引家語本姓篇金父生皋夷父今本家語又作墨夷昔本一昭防叔避華氏之偪而犇魯按防叔犇魯其

防大夫故稱防叔詩商頌正義引世家潛夫論並同江氏永從是已來孔氏始居魯為

魯人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名紇。即聖父也。叔梁公仕魯為陬邑大夫。勇力聞於諸侯。魯

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諸侯會於柎。晉荀偃伐偃陽圍之。杜按偃陽穀梁傳作偃陽左傳

縣也襄字記云漢改為縣屬泗水郡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即偃陽故城也孟氏之臣秦董父。孔子弟子秦丕孫董家臣之父輦重

如役。步挽重車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而入縣門發機以懸門上。有急則發機下

門之時諸侯之士攻偃陽之聖父抉之以出門者。諸侯攻門之以出故世稱陬大夫多力焉

十七年秋。齊高厚圍臧紇於防。防武仲名師自陽關逆臧孫。平縣東今兗州府寧陽縣

境也。至於旅松。旅松杜云近防地按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境也聖父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疇賈並武仲昆弟也魯師自陽關來迎武仲畏齊師不敢至防聖父與武仲及疇賈俱

而已復帥甲士入防邑固守齊師聞而去之。聖父初娶魯施氏。施氏宋釋念常書生九

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尼疑不應有兩字乃求婚顏族。江氏永曰孔子父居尼邱

距二三里顏氏姬姓○按漢永壽二年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顏氏聖男家居魯觀里干官

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井官氏邑中縣役以尊孔子心桂氏觀曰魯親

里今尼山前魯源莊是也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此今本家語文也。按防

叔為魯防大夫世本具言之蓋周秦人所說非然其先聖王之裔之謂成湯今其人身長

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孟仲莫對。季女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禱於尼丘山而生。至聖焉。按古本家語謂叔梁

紇年餘七十無妻今本佚此文然則施氏是時蓋不存也惟書闕失載耳

孔子之先。世行誼。若此。蓋司徒教民。其先職也。克勤克武。旣謙且讓。或恭以儉。詩書禮樂。孝友忠信。聖仁之資。莫不有焉。至於孔子。修明道藝。舉四代之典章。宋魯之家範。咸紹而明之。昌而大之。譬之黃河萬里。九曲而至於海。或源也。或委也。然則闕里刪訂之勤。洙泗講論之切。述往聖。集大成。開來學。雖由天縱。亦家學之淵源。實有以啟其先也。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三號目錄

圖畫 曲阜聖廟櫺星門 金聲玉振坊

論說 孔子受命立教論

釋六藝

釋鬼神篇

張儒篇

教育部承認攘奪孔廟祭田之罪

孔教會全體公論

學說 普通倫理學

闡陶

明儒學案點勘

諸子要略 宗旨

專著 孝經學

史微 案詩書

經治 則古 正乏

歷史 孔子再傳弟子考

傳記 盧尙書年表

譯件 莊士敦君來書

叢錄 遜堪燕言 論六經爲經世之學

太平洋筆記 予之宗教觀

書窟雜著

通信 魏敬之曾紹新 南寧支會 王文俊 曹蘭亭 長沙支會

澳門支會電爭聖廟學田

紐約支會孔教義學之成案

甘督趙惟熙請推廣祀天祀孔之通電

文苑 輯述東漢盧君學說總序 蔣元慶

恭題先聖 遺像 恭題孟子遺像

夏震武

聞廣州一月三丁祭感慰恭賦 張爾田

談經與曹君直元忠 沈修

時評 復丁祭議 姜循理

孔教新聞

各教新聞

本會紀事

孫德謙

張爾田

姚明輝

顧薰

陳煥章

張爾田

顧震福

孫德謙

秋郁

張爾田

孫德謙

曹元勳

張爾田

沈修

孫德謙

蔣元慶

傳 記

後漢侍中尚書涿郡盧君年表

續第三號

常熟蔣元慶輯

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武不能用。范書本傳

按規詞已輯入遺文。不再錄。

遺張然明書。

按書詞亦輯入遺文。不再錄。然明張奐字。奐以是年征西羌。振旅還。適竇武謀誅宦官事泄。曹節等矯制。使奐率兵圍武。後奐深病爲節所賣。盧君遺書。卽諷此事耳。

建寧四年辛亥。

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范書本傳

傳記 後漢侍中尚書涿郡盧君年表

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盧毓傳注引續漢書

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爲博士。袁宏後漢紀

按各書皆明標年號。故係於此。

鄭君撰禮記注執就盧君。

按右一條據孫撰鄭譜編在是年。

熹平四年乙卯。

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范書本傳

按盧君政績肇見於此。一出便能綏寇。惜不久去官也。

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范書本傳

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盧毓傳注引續漢書

專心掣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失得。本傳太學石經上書

按尚書章句。但點勘經文耳。非別有所作也。證此一條。可悟宜佚文無一字可攷。

因太學立石經所上之書。已輯入遺文。茲不備錄。

作禮記解詁。東漢會要

禮記盧植注十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

盧植攷諸家同異。增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序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

元明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

小戴記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唐書儒學傳引元行沖語

劉先主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

蜀志先主紀

公孫瓚從涿郡盧植學於維氏山中。范書公孫瓚傳

太守遣詣涿郡盧植讀經。魏志公孫瓚傳

按劉先主卒於章武三年癸卯。年六十三。上推年十五。正在是年。盧君以病去官。故得教授於鄉時。已在為九江太守之後。故承祚書稱故九江太守也。

始立太學石經。植上書請將禮記刊正碑文。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九江太守。植深達政體。務存清淨。宏大體而已。范書本傳

傳記 後漢侍中尙書涿郡盧君年表

補九江廬江太守。爲政務在清淨。宏大體而已。袁宏後漢紀

四

按從九江官廬江。必是兩時事。然以范書本傳前後文攷覈之。卻似在一年中。
熹平五年丙辰。

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

補續漢記。范書本傳

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袁宏後漢紀

按范書蔡邕傳楊彪傳注引華嶠書並合。

熹平六年丁巳。

轉爲侍中尙書。范書本傳

稍遷侍中尙書。廣毓傳注引續漢書

鄺炎死獄中。尙書盧植爲之誅譖。以昭其懿德。范書文苑傳

按誅詞見原本北堂書鈔九十九。已輯入遺文。不再錄。

光利元年戊午。

(未完)

清玉亦存
之古同
相與
今外人
此以

譯 件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威士赫原稿
陳煥章譯略

威士赫君 Alfred Westharp 音樂博士也。其論音樂推中國爲世界之冠。言必稱孔子。凡論中國文明皆以孔子爲代表。頃來遊中國甚欲爲孔教會盡力。寰球中國學生會亦請其於三月十八晚演說。赫君慨然於中國教育不以孔子爲主。恐中國人消滅於無形也。特論一再生之道當由教育。] Regeneration Through

Education 并約余赴會演說。後李君登輝復命余演說以推闡之。散會時赫君以原稿錫余。命節譯其略以告國人。

中國自太古時卽以士爲四民之首。故其進化爲獨早。乃今之外國人偏欲教育中國。此誠奇怪而不可思議矣。有欲與中國以新言語者。有欲與以新文字者。新服制者。新家庭者。要而言之。若中國不拒絕洋人。此種美意。則中國靡有子遺矣。然中國非特不拒絕之也。且大開門戶以迎來者。而受他人之所謂教育焉。其所棄者。

非特本身也。乃并其子孫之體魄與靈魂而俱棄之。

吾不識中國尙有膽以自問曰。從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洋教育果何如乎。吾知凡世界之心理學者。將皆答以如下所云也。釐般博士曰。歐人之學校。乃表示其最闇於兒童及人類之性質者也。彼錮腦於模型。而不知恥壓制本來之能力。且以堅忍之熱心。抑置自立之性格於機器之軛軸而已。夫歐人教育之法。本爲西方最大學者所排斥。然則中國安能望以此自救乎。歐法尙貽害於歐人。則其貽害於別國。抑又甚矣。釐般又曰。吾法之輸進於藩屬者。其所成之效。比之在法蘭西。尤可憐也。嗚呼。中國豈不自愛其子孫乎。而忍令其被人所欺乎。

吾所親愛之中國也。君苟略察乎。君何以失明之故。則知歐洲將歸依於孔夫子矣。然君爲孔夫子之母國。乃自棄其聖人自棄其家。亦獨何哉。釐般曰。指示之法。所重者。強記所供給於心靈者。不過器械。僅能發達有限之決斷力而已。然亦止於是矣。指示不可以爲德育。蓋道德非強記及推論之結果也。道德習慣之所以成。不在書籍而在模範。故德育最重之要素。乃是環境。卽孔教之所謂家也。孔子之教。乃人倫日用之宗教。

豈若歐人之宗教。吾人不能依以爲生者哉。

中國苟沈醉於歐化。則其險更甚於鴉片。觀於歐人教育之結果。可以知矣。人爲萬物之靈。而其羣性。反比萬物爲獨少。利己主義。竟爲各種社會之唯一根基。妬忌。怨惡。僅掩藏於詭譎之僞善。惟遇仇敵。而後求友。其社會之漆面。雖有浮光。而其內之人。則與太古穴居之民無異也。此皆法蘭西教授釐丹忒之所論者。是故社會主義披靡於歐洲。而愁慘之氣。震動乎列國。比之孔教。慎獨之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何如乎。若中國欲棄其特質。以易最虛浮之幸福。也是亦短見之甚矣。

泰西將來之大禍。勢有必至。以其德育缺乏也。歐洲之社會。恐慌實由指示之法所造成。乃中國竟倣效之。以爲將來之希望。嗚呼。中國者。固孔夫子及老子之國土也。奈何竟不能本諸閱歷。以察見其利弊乎。

今日歐洲社會之亂象。固爲孔夫子所已言矣。其曰。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夫非今日之謂歟。

惟然而知時中之道。乃爲教育之原理矣。是非指示之謂也。乃所以令人種再生者也。

譯件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四

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蓋惟自道方是教育之目的。豈指示之謂乎。然自道之學中國萬不能取法於歐洲。歐洲之所有者不過如印度人所謂物質之覺識而已。非本體之覺識也。惟神明之覺識然後能建真正社會於堅固之基。中庸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歐洲之所謂誠以爲指示之結果耳。若中庸則以爲自成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雖然如何然後能由教育以造自成此則中國今日之問題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然則修己其最要與。

葛利卑勒曰教育之在中國不過在試驗時代耳。然歐洲之教育又何如乎。有報告於法國教育部者曰吾國之教授法不過繼續中世之法耳。當彼之時凡教訓皆在天主教堂之手。教師據几而坐訓兒童以彼所必須教者兒童又必須聽受師言如神聖之物。此何等束縛乎。孔子之教則不然。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得弗措也。此

乃有秩序之精神。所以爲創造。凡百大事之主者也。比於歐洲之教法。不誠令中國人勇氣百倍也哉。

然則由教育以再生之道果如何乎。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不知孔子之深意。曾有從心理上以解釋之者否。但教育之始。始於父母。而不始於兒童。故云。造端乎夫婦也。夫婦之合。乃感與覺之合。大抵男子長於覺識。女子盛於感情。男女異性。故歐人男女同校。實爲種類之毒。吾甚喜中國無此也。若夫立妾之俗。則正式之妾媵亦勝於僞善之一妻。因爲在此世界上。真正一妻者甚少。故中國當無忘孔子造端夫婦之訓也。

歐洲之道德及宗教皆視體魄如靈魂之桎梏。故無以道德養其體者。歐洲之所謂德育。其一方面不過指授之法。而其他一方面則遊戲耳。運動耳。故吾不願見中國之少年效歐洲少年之不美遊戲也。

手之於觸。目之於視。耳之於聽。鼻之於嗅。口之於味。皆須經過特別之教練焉。昔者孔

譯件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六

夫。子。有。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故。口。亦。不。可。以。不。教。也。今。若。中。國。再。建。合。理。之。教。育。如。先。民。之。所。爲。則。一。人。必。成。一。人。之。才。矣。蓋。發。達。自。由。令。各。得。其。性。之。所。近。也。如。此。則。中。國。之。父。母。必。樂。於。遣。子。弟。就。學。因。學。校。無。異。於。家。庭。其。在。校。也。不。過。專。精。其。在。家。所。得。之。閱。歷。耳。是。繼。續。中。國。所。謂。家。教。之。法。也。

歐。人。之。婚。姻。多。不。過。金。錢。問。題。故。女。子。爭。參。政。權。宜。也。若。中。國。婦。女。則。奚。須。爭。此。但。有。家。教。以。發。達。其。天。然。之。才。則。彼。自。然。不。干。預。外。事。而。盡。其。閫。內。及。社。會。上。之。職。分。矣。美。術。爲。女。性。所。最。宜。刺。繡。繪。畫。成。衣。唱。歌。跳。舞。之。屬。皆。宜。特。開。學。校。以。教。女。子。東。方。人。或。疑。歌。舞。不。宜。於。女。子。此。不。過。偏。見。而。已。

西人男女合舞之俗
威君不欲中國教之

中。國。之。教。育。既。良。則。可。助。日。本。以。文。德。今。日。本。已。悔。服。從。歐。化。之。太。速。矣。若。中。國。又。自。棄。焉。是。兩。國。皆。將。爲。物。質。主。義。之。刼。掠。品。而。俱。死。也。苟。中。國。再。生。則。並。可。再。生。日。本。而。印。度。暹。羅。波。斯。埃。及。雖。寂。然。無。聲。乎。亦。盼。望。中。國。之。能。自。寤。也。

總。而。言。之。若。中。國。教。育。而。謬。誤。也。則。其。謬。誤。之。點。乃。在。忘。記。先。聖。之。教。法。不。以。知。覺。之。閱。歷。爲。智。育。之。基。也。歐。洲。教。育。全。無。益。於。中。國。惟。滿。忒。蘇。利。女。醫。士。Dr. Montessori
新。發。明。之。法。所。以。教。練。知。覺。者。方。能。用。於。中。國。而。發。達。之。耳。

此段結論
威君口授

叢 錄

通 信

龍積之先生來書 三月十三日

重遠先生鑒(前畧)歷代尊崇孔廟設有學田初皆爲祭祀而起廣州府學宮今尙有宋時學田碑記可考統計京外各省其數必達數百萬畝然鄙人以爲前清所定每縣藉田四畝九分亦必應歸入學田項下何也以藉田乃官吏每歲親耕以供祭祀之用祭孰爲重則孔廟是矣今諸祀皆廢而孔祀他日終不得不復則此項四畝九分之藉田正宜劃入孔廟雖爲數至微而以愛禮之意推之是亦尊孔者所應計及不賢者識其小者質之大賢或不以善小而不爲乎此頌道安民隱頓

甯芝嶼先生來書 三月十九日

孔教會同人公鑒(前畧)夫孔子刪訂纂修原欲垂教萬世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

信。中庸曰。修道之謂教。皆設教之理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治民。作之師。以教民。明。朝。尊。孔。子。爲。至。聖。先。師。名。號。始。定。是。直。以。四。書。五。經。爲。孔。子。之。教。有。何。疑。義。但。自。此。次。變。革。以。來。在。上。之。人。不。敢。以。孔。子。爲。教。若。照。舊。視。爲。聖。教。彼。等。變。亂。禮。法。卽。爲。名。教。之。罪。人。而。在。下。之。士。又。礙。於。信。教。自。由。之。外。國。名。詞。不。屑。與。耶。穌。之。教。士。及。佛。老。之。道。士。和。尙。同。歸。一。類。於。是。亦。不。願。名。爲。教。此。愚。近。日。體。察。兩。方。面。之。情。由。大。抵。如。此。此。誠。今。日。之。怪。現。象。也。今。日。中。國。之。人。並。不。知。有。中。國。因。而。並。不。知。有。孔。子。孔。子。者。生。於。中。國。其。爲。中。國。所。傳。之。教。卽。仍。是。中。國。天。開。地。闢。以。來。伏。羲。遞。衍。之。道。統。此。乃。中。國。人。自。無。始。以。至。今。日。血。族。性。情。綿。延。衍。傳。而。特。別。名。爲。中。國。人。者。也。卽。如。日。本。人。有。日。本。之。特。質。法。國。人。有。法。國。之。特。質。美。國。人。有。美。國。之。特。質。其。他。若。俄。若。英。莫。不。皆。然。縱。有。時。取。他。人。之。所。長。以。補。己。之。所。短。仍。是。以。己。爲。體。以。他。爲。用。絕。未。有。忘。其。本。來。面。目。如。做。戲。然。忽。而。裝。生。忽。而。裝。旦。形。容。畢。肖。毫。釐。不。差。者。嗟。乎。人。貴。自。立。中。國。今。日。如。果。有。命。世。之。奇。才。能。以。撥。亂。返。治。者。將。自。立。以。興。中。國。乎。抑。將。舍。己。以。忘。中。國。乎。如。謂。服。他。國。之。服。言。他。國。之。言。行。他。國。之。行。而。於。自。己。本。國。之。教。化。棄。之。如。仇。卽。可。以。興。本。國。也。有。是。理。

乎。且前清之所以可亡而至。今尤有餘恨者。以其悖中國聖賢愛民之道。任用私人。暴虐百姓。耗財無度。恃勢妄行耳。試問。今時於此種之罪惡比之前清。若何。想二十二省之人民。自有公論也。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能合乎四萬萬人之心理。使人各得其所。即謂之共和。逞二三強梁之私意。爲四萬萬人之公敵。即謂之專制。請問。今之共和。新國有公理乎。無公理乎。是專制乎。非專制乎。孔子所教之保民所教之舉賢。所教之節用。所教之正心。何者得罪於今日之人。而可以滅其教乎。（後畧）

張孟劬先生來書 三月二十二日

重遠先生惠鑒。起居久闊。相思積癘。若何可任。近作說羣一篇。寄請觀之。此文意在振綱。飭紀。遭時多難。聊抒蘊憤。恃惠子之知我也。嘗謂中夏建國。與遠西異軌。遠西言治以小己爲么。匿中夏言治以羣爲么。匿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五者。天下之達道。羣之要素也。一羣之汗隆。視五者爲之衡。而國命存亡繫焉。先聖以人道立教。故羣之治葆之尤謹。凡以此也。輓近以來。羣之現象愈窳。五者愈紛亂而不可紀。而君臣一倫人尤視之如蛇螫。攷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左傳

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六經誠證。彰灼匪一。固非顯制。比。又豈三代。下帝王神聖所得。而儼今國步已更。固無所謂君。然以行政一部。言等威之辨。仍不可殺元首對民負其責。行政官吏對元首負其責。雖謂放諸五洲。而皆準可也。摩罕穆德不知立憲。基督不知共和。又安可以此病我。六經溝猶。耆儒懾於無稽橫議。詎經藝爲帝王一家之言。由未籀周秦古誼耳。自漢以來。得天下者。無不假儒術以飾太平。彼一孔之見。知今而不知古。固其宜矣。吾黨幸生不諱之世。又當孔教絕續之交。若不及時。廣業甄微。杜異論者之口。不特六經等於糟粕。吾恐羣之元氣盡亡。而國運亦隨之而去。雖有智者。徒太息痛恨於身。毒波蘭又何益哉。大同小康。先聖教義。如車兩輪。平等自繇。皙種人所昌明。非不美也。我民道德何足以臻。此徒爲姦人利用。以售其權利之私爾。哀此痼瘵。載胥及溺。端居根念。能無洪水猛獸之懼耶。語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大雅君子。想復宏之。專肅敬頌道祺。弟張爾田奉狀。

重遠先生我兄惠鑒。弟一病幾革。明儒學案點勘。已寫成一半。遂中輟。讀羅近溪語。廣智問病中。何以爲學。近溪曰。汝能似無病時。便是學精神爲之一振。急起力疾書之。輒

盡四紙謹寄上。祈檢存。維摩詰曰。衆生病。則我病。余亦曰。衆生死。則我死。病中口占二絕。云。黔婁有婦。休同穴。伯道無兒。莫怨天。一事蒼蒼真厚我。不教留命看桑田。死若可祈。師士變。葬當以裸。效王孫夷牀。一任青蠅弔。剪紙何須招我魂。此讖也。今竟不死。意者孔教昌明。衆生厄運剝極。將復耶。余小子敢不忍死。須臾以待之。如或不諱。生平遺行。望我公爲之表章。困苦顛連。語無倫序。手此敬頌道安。弟張爾田扶病拜狀。三月二十九日。

顧根道先生來書 三月二十四日到

重遠先生執事承寄到第二號雜誌。並以拙詩附刊。惶悚之極。敝鄉諸父老年前卽有立尊孔社約集同志研究孔學之意。其宗旨總不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之軌。自上海孔教會成立。又聞先生緒論羣情彌形鼓動。承同鄉父老昆弟約弟襄理設立支會事務。雖學問資望不孚。然當仁不讓。義不容辭。惟迫事無間。將於津邑匏繫。故擬另擔任津呂支會事務。此間故交同鄉甚多。不難卽日成立。其太倉支會已諄懇汪閏生先生爲代表。錢誦三先生擔任一切。此外如錢綱盒、毛半舫、錢復三、汪譜薰、蔣伯言、王萃岳、陸勤之、陸蓬墅、顧伯圭、陳子馨諸先生均極力贊助。吾鄉夙被陸陳江盛四先生之遺

教流風未絕。而汪閏翁。錢誦翁。之熱心毅力。又爲鄉里所服。支會成立。必不甘後於他邑也。弟耻不能兼顧。以津邑支會自解。手此布臆。以當息壤。卽頌道祉。教弟願制詩翼拜手。

山東孔道會劉會長來書 三月二十五日到

重遠先生有道曩者辱賜書。並陸續寄到先生所著孔教論十四冊。及貴會所出雜誌第一期十冊。第二期一冊。屢蒙惠照。本宜卽復。適宗他適。會中人謙不肯主。缺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宗覽先生著述。宗旨宏深。議論正大。每一披閱。輒深欽佩。將來仰仗之處。當必甚多。至所議名稱一節。前函尙有未盡。茲復畧陳固陋。客歲春間。由山東發起本會時。原名孔教。旣到京立案。先與教育部接洽。彼乃力爲主持。令改名孔學。意存破壞。後弟輩在北京邀集十餘省同志。共相討論。多數贊成道字。究其原因。無甚理由。蓋以西教東來。氣勢橫絕。影響所及。人心扞格。因觀感之異。遂致聞名驚避。而不暇計其事實也。宗國等在當時。因取決多數。遂定名孔道會。現亦難於驟改。旣由貴會將名義一層大聲疾呼。共白天下。凡我孔教中人。自當曉然。卽本會與各省及分會發章程時。亦

必特加啟事聲明。此旨以期至秋節大會時易於解決。他如章程條款其規定未完之處亦俟大會時酌議增損。本會于上歲冬月開成立會後旋擬定作爲山東總分會兼總會籌備所當即推定康南海先生爲籌備所所長。今接復電承認合併聲明。謹此肅佈。順頌道安。劉宗國鞠躬。

福建黃晴圃先生

雪豐來書 三月二十六日到

重遠先生偉鑒。前數日與敝省陳景韶于君彥諸君倡立孔教會。因得先生所著孔教論而讀之。見解之超。衛道之勇。得未曾有。不意五經掃地時代。獲此力挽狂瀾之偉人也。昔昌黎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今僕亦謂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下矣。竊謂全球自開闢以來出世之法。以佛爲尊。經世之學。以孔爲大。足以配天地而立人極者。唯此中西二聖而已。十年前擬輯支那國粹一書。有嫌支那二字爲新名辭者。宣統元年。先摘數種名洙泗一勺以貺同人。當時見而悅之者。唯廣西龍志澤。肇慶張啟琛。富陽夏滌庵。江西劉廷琛。胡思敬。數人耳。大抵近世士夫。非腐敗。卽狂妄。官界學界。尤甚。道之不明。我輩引爲大戚耳。敝省江春霖同年。不通音問。從前同志。大半凋零。省垣唯謝淑元君

品學俱優。而閉戶自高。不肯任事。貴省簡朝亮君。與康有爲君。同出朱九江之門。先生識其人否。宣揚正教。得人乃興。願引入會中。以羽翼斯道也。聞風欣慕。不盡馳忱。特裁寸楮。恭候箸安。闔會均吉。名另肅。

姜曙東先生來書 四月初二日到

重遠先生尊鑒。繼蘿薛幽棲。不聞世事。金陵初復。與老友高柳堂君及諸彥發起孔孟學會。其時推翻孔教之聲不絕於耳。柳老者。年重望。以身殉道。幾蹈危機。上年秋後。避兵者日漸歸來。敝會稍有進步。現已二百餘人。不意今春高君作古。一切由繼支持。正苦孤陋無聞。屢於報紙中得聆緒論。傾仰無已。頃讀雜誌初冊。鴻篇鉅製。文與道俱。締造艱難。旁流日遠。此後雲昇潮涌。大道之興。不著可驗。敝會幸仰德鄰。他山有助。曷勝欣慕。惟高君服膺心學。以知行合一爲宗旨。時當劫後。萬象凋殘。無衛道之能力。但以良知之學。勉人各爲聖賢。苦心善言。循循引掖。故入會只論人格。概未收費。一年用項。皆二三發起人勉力撐持。僅於民政長公案批准。規模緊小。以待來哲而已。貴會章程粹美。於講習推行兩部。尤爲簡實易行。南京因敝會成立。故無人向貴會再領支部。但

同志久欲擴充。如蒙不棄。由繼個人敬領孔教會南京支部。擬兩會并存。願并者聽之。因敝會專主姚江。宗旨微有區別。尊章入會費常費。本已不多。擬仍加減少。南京本人文富庶之邦。春草將蘇。近日又爲狂風吹歇。富者僑避上海。居者無以爲生。我輩如秀夫航海日講大學一章。維繫人心不死而已。區區苦詣。唯同志諒之。總會與支會有無另章。他黨有徵基本金者。有提二成常費者。貴會爲言學起見。諒必無之。繼與貴幹事李心蓮君舊交。卽求心翁介紹。并致別懷。謹布敬頌德祺。姜繼襄上書

湖南孔教會全體歡迎王湘綺先生爲會長書

湘綺先生講席。睽違駿采。彌切烏私。仰企鱣堂。殊深蟻慕。恭維福履。綏嘉德躬。納祐爲頌。茲者滄海橫流。世風澆薄。禮教廢壞。文化陵夷。去故就新。背繩面桀。賢儒蜚遞。異俗囂張。此屈子所以沉江。賈生因而痛哭。惟先生儒宗碩果。海內同欽。漢學專家。環球共仰。挽頹波於將逝。匡古道於漸微。蓋天不欲喪斯文。故世得猶存師表。歡欣無量。敬佩莫名。前接滬函。得知學界諸君。慨孔道之日衰。痛惡潮之忽長。乃發起孔教會於申江。藉留型範。郵傳新雜誌於湘水。豁我襟懷。首唱諸賢。悉爲名輩。同人等竊慕斯舉。願繼

後塵亦組織籌備事務所於長沙府學宮。士類。颺從。薦紳雲集。知人心之未死。幸國粹之。不亡。會員或舊列門牆。或向殷私淑。模儀蠱具。條理未遑。自慚棉力。難壓驚波。深愧疏才。莫爲砥柱。曾召集全體。開會研究。僉謂茲事體大。擔荷匪輕。文獻攸關。尤資表率。先生當今。泰斗曠世。鳳麟傷古。學之淪胥。悲大雅之不作。箋經述史。酌古準今。若長此高蹈。林泉側身。天地恐船山緒絕。湘綺樓危。吾道之憂。亦王門之責也。因公舉代表周君昌岐。親詣衡院。敬迓行旌。預備歡迎。藉聆塵教。尤懇早臨。會所鼎力主持。領袖羣英。紀綱萬類。庶經天日月。亘億載以長存。行地江河。衍萬年而弗壞。臨風泥首。無任主臣。耑肅恭敬道安。

孔教會全體會員謹啟

公牘

爲縣議會侵奪孔廟洒掃公產上華亭知事書

宰平知事長公鑒。奉到照會。領悉。壹是茲敝同事暨全體職員。竊有意見。陳諸左右者。松郡同志組織孔教支會。誠有鑒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不能不爲萬一之補救。上海總會董其綱。各地支會理其緒。因此聞風興起者。薄海內外。不下數十處。可見尊孔之事。此心同。此理同。也。敝會成立未久。入會者已有三百人。當初經衆公議。以府縣學洒掃田畝。撥充經費。原欲將孔廟產推廣孔教。教務本屆春仲。以公民釋菜禮維持。丁祭徵之。省令輿情上下。允協是敝會以公濟公。並不廢公。卽所以遵奉內務部保護廟產通令。藉杜借端侵奪之弊。且支會必由總會發生。總會之建設。稟准北京大總統並奉內務教育兩部大批。如是而可謂之私法團體乎。縣議員並不審查立案理由。以個人侵奪意見。一倡羣和。汗巖我教會。且不問孔廟體制。何等尊崇。輒謂洒掃田畝。係地方公產。必欲收歸縣有。試問。前清亦有縣議會。雖屬專制。尙無此強硬手段。得以保存。

至。今。若。洒。掃。可。廢。孰。不。可。廢。試。問。今。之。部。令。果。欲。廢。此。乎。抑。一。當。議。員。可。妄。斷。妄。行。乎。即。如。鄰。縣。金。奉。上。南。青。等。不。廢。洒。掃。獨。華。亭。首。縣。甘。爲。毀。聖。之。漸。乎。又。謂。孔。教。會。組。織。援。信。教。自。由。之。例。經。費。當。自。行。籌。畫。試。問。孔。教。何。教。非。數。千。年。來。之。國。教。乎。抑。何。議。員。皆。讀。孔。氏。遺。書。而。爲。此。背。孔。之。說。也。近。日。甘。肅。都。督。趙。電。請。政。府。保。存。禮。典。謂。尊。孔。奉。祀。聽。民。自。便。上。海。總。會。亦。電。請。政。府。謂。聖。廟。學。田。不。應。收。沒。此。皆。知。其。本。者。現。據。貴。縣。議。會。會。員。議。覆。以。敝。會。議。將。洒。掃。公。產。撥。充。經。費。難。以。承。認。等。語。不。問。理。由。妄。斷。妄。行。敝。會。同。人。請。遵。內。務。部。通。令。保。護。廟。產。詰。其。此。令。是。否。公。認。倘。不。公。認。是。目。無。國。紀。也。何。議。之。足。爲。價。值。耶。并。援。甘。督。公。電。例。請。知。事。長。保。存。教。產。敝。會。同。人。亦。如。甘。督。所。謂。以。身。命。殉。國。而。不。恤。事。關。大。局。本。屆。議。會。欲。將。洒。掃。田。畝。收。歸。縣。有。敝。會。以。孔。廟。公。產。應。由。公。民。公。督。議。會。所。議。實。屬。侵。奪。未。便。承。認。爲。此。徵。同。意。見。上。書。即。乞。鑒。政。施。行。敬。頌。公。安。孔。教。會。松。江。支。會。幹。事。暨。全。體。職。員。同。上。

文苑

國歌一

通州張 謇 季直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崙。崑崙祖。峯俛江河。以經緯地。輿兮。環四海。而會同。前萬國。而開化。兮。帝庖犧。與黃農。巍巍兮。堯舜。天下兮。為公貴。胄兮。君位。揖讓兮。民從。嗚呼。堯舜兮。天下為公。

國歌二

天下為公兮。有而不與。堯唯舜求兮。舜唯禹顧。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惡。孔述所祖兮。孟稱尤著。重民兮。輕君。世進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國誰侮。嗚呼。合五族兮。固吾圉。

國歌三

吾圉固。吾國昌。民氣大和兮。敦農桑。民生厚兮。勸工通商。堯勳舜華兮。民變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無忘民庶。幾兮。有方。昆侖有榮兮。江河有光。嗚呼。昆侖其有榮兮。江河

其有光。

二月戊子朔越十日懸

至聖先師孔子杏壇圖薰沐行釋菜禮恭紀

曹 邃

儻籩執豆禮昭融。清酒升香蓮燭紅。大地山河經並古。中天日月道無窮。滄桑世變泯。焚後華裔人心瞻仰同。釋菜敢忘尊。

孔詔一門。猶秉杏壇風。

文廟之祀廢一年矣癸丑春祭聞有通告各府縣暫照舊典禮

舉行者感而有作

秦培安

三綱垂絕六經遺。未喪斯文尙在茲。今古傳薪無異學。春秋釋菜有常期。端闈自秉春。王筆魯廟重觀禮。器碑橫議滔滔猶未已。緬懷鄒嶧繼興時。世道隆汗運迭乘。宮牆仰止此師承。新周故宋名非假。逃墨歸儒兆有徵。夢奠自循殷。舊制官儀恍覩漢。中興不知躋濟冠裳列。可許章縫接武登。

讀孔教會雜誌感賦二律

孫 雄 師 鄭

江河日下浪滔滔。禮樂崩頽衆論囂。厭世競浮金谷蠹。扶衰誰策玉山鼇。儒宗泰岱夷邱垤。野祭伊川泣俊髦。獨抱遺經昌聖教。升堂與子賦同袍。明明日月猶思毀。獲罪于天禱亦窮。激盪潮流陵谷換。飄搖風雨室廬空。秦坑又歷紅羊劫。漢觀重修白虎通。爍火浮言從此息。文章光焰燭長虹。

紀夢詩

元和孫德謙

益莽

壬子春余夢見聖人竊自欣異爰紀以詩

第一號于辛亥十月乃傳聞之誤

巍巍聖道參天地。萬古不磨日月新。刪定六經爲世法。功在人倫澤在民。噫吁噫。功在人倫。澤在民。奈何絕世無一親。摧之毀之不遺力。天喪斯文劇暴秦。憶昔衰周術絀人倫。澤在民。奈何絕世無一親。摧之毀之不遺力。天喪斯文劇暴秦。憶昔衰周術絀潤色賴有孟與荀。嗟予小子秉固陋。夙敦詩書近彌真。何幸疇昔夢見之。記在壬子二月春。彼時吾里值兵亂。此夢非想亦非因。始自入學觀釋菜。主祭不來籩豆陳。余立楹間竊非議。乃公何作越俎人。伊人爲誰維曹子。曹代祭者爲君直聞言若愧色。微頰退而就余向。余語似爲剖辨意。斷斷須臾尼父降。舊居陪奉翼如分。主賓笑謂今辰洺。禋祀精意以享。惟我臻余坐在旁。忽回顧。聞子著作紛等身。答以撰述有九流。日開簿錄誨諄諄。

衣冠猶見敦古處。穀饌未羅山海珍。夫子在上面南向伯氏相對拱。北辰余詠承筐若配食。姓名里貫辱咨詢。命余條列恐難記。却緣士類太紛綸。醒而驚異試洄溯。歷歷在目事可循。初余年在弱冠後。居喪讀禮遺塞屯。一夕曾夢應鄉選。治世之術題意申。經皆適安聖不奇。兩語猶得書諸紳。關中首屈爲子適衛兩章余一破其時可園設橫舍。吳中文學稱彬彬。不意荏苒二十載。斯道衰微將就湮。大哉聖人今垂夢。豈欲彌縫使其醇。六代之際劉舍人。夢執禮器隨後塵。立言不朽名山業。雕龍一編妙入神。宗廟百官得門寡。余豈足與相等。倫墜緒茫茫獨遠紹。從今樂道敢憂貧。千里雖遙策我驥。壽非金石聊恣恣。聲之以詩誌余感。庶幾吾道之窮無使沾袍泣獲麟。

時 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再續

續第二號

上海姚明輝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之春。江蘇第一師範學校招考生徒。應考者三百餘人。皆中小學生也。校長楊月如君。囑各舉崇拜人物。以表其景仰之誠。而崇拜孔子者。有一百五十七人。其餘二百二十七人中。無所崇拜者二十三。更餘二百四人中。崇拜孟子者六十一。終餘一百四十三人。則各各不同矣。有崇拜王守仁者。蓋受忘本派之教育者。也有崇拜馬丁路德者。蓋受逃儒派之教育者也。其最下者。崇拜一校之長。一鄉之董。嗚呼。廢孔教育之結果。已露端倪矣。

數	人
七人	一百六十
	二十
	十七
	十一
	八人
	七人
	六人
	四人
	三人
	二人
	一人

第一卷第四號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再續

二

者拜崇被	
	孔子
	孟子
	無
	孫文
	顏淵
	諸葛亮 文正
	岳飛
	王守仁 黎元洪
	大禹 陶侃 朱熹 華盛頓
	程德全
	蘇軾 康有為 袁世凱 屠元博
盧培德馬多亞底梭曾史顧徐程司韓陸班馬司韓蕭張秦張蘇仲周伯	伯夷 公由 秦儀 皇始 何良 信超 選援 馬九 陸九 班馬 陸九 韓九 司馬 程九 徐九 顧九 史九 曾九 底九 梭九 曾九 史九 顧九 徐九 程九 司九 韓九 陸九 班九 馬九 司九 韓九 蕭九 張九 秦九 張九 蘇九 仲九 周九 伯九
張王沈閔姚束楊陸范莊蕭金張秦朱范吳朱吳周王王姚蔡安楊武梁	啓 斯 重 普 大 樹 樹 士 光 本 子 庭 平 泉 耀 清 祜 桂 森 中 成 根 盛 訓 啓
伯敬 振生 詢光 坤華 式辰 樞君 魚田 庭平 泉耀 清祜 桂森 中成 根盛 訓啓	

崇拜孔子者佔總數十分之四。一。其次孟子僅佔十分之一。六。其他不足數矣。可見孔子之教。彌滿中國。譬如日月江河。能與天地同長也。雖有大勢力於一時之人。而景仰之誠。被其移動者。至多不過得總數百分之四五而已。況其景仰未必誠耶。若夫馬丁路德。雖亦有一人崇拜。乃偶然耳。此無他。因孔教之化育。至善而國民受之至深也。由此觀之。尊孔教育。最合於國粹之教育也。

設於數年前。問學童所崇拜。吾知其必一致崇拜孔子。今乃有代以孟子者焉。且有奪以今人者焉。謂非廢孔教育之結果乎。夫百五十七人之崇拜孔子。實被國粹教育之遺澤。至可敬也。彼崇拜校長鄉董者。流即廢孔教育之結果矣。彼長此消。豈不危哉。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尊孔歸孔。廢孔離孔。離孔而無所歸。乃歸其校之長。鄉之董。然所歸者。暫也。今日歸此。明日歸彼。所歸靡定。終無所歸。將與禽獸何異哉。即使所歸有定。亦未必合乎人格。夫道德在孔子。彼校長鄉董者。流豈必合於道德者耶。

若夫無所崇拜。尤為廢孔教育所呈大危象。夫人安得無崇拜之人物耶。為學生者。更安可無崇拜之人物耶。乃無所崇拜者。竟有二十三人。則此二十三人者。真無教之人。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再續

四

矣。非廢孔之力。不至此。此卽明輝所謂廢孔教育與無教育等。三年之後。其現象不知又何如也。

有爲日本教育家之言者曰。生徒之無所崇拜者。最可愛也。惟其未有所崇拜。我得與以所當崇拜者。若彼崇拜孔子者流。既自限其進步。更何能與以最高之物。使彼崇拜乎。明輝叩以最高之物。何在曰。在我所取。噫。是卽明輝所謂不宗一教而欲自創家派者也。危莫大焉。

孔教新聞

祀孔配天之輿論

祀孔配天之議。各省皆已。衆論僉同。惜本社尙未盡得各省議案之原文。有待于徵集。聞廣東教育會于三月二十八日會議。曾經取決。茲先將學界獻議二通登報。以見一斑。

祭天祀孔讀經獻議

此文由譚君少沅寄來

竊維祭天祀孔之議。備載前典。更僕難終。陳義雖高。非時所尙。姑置勿錄。謹就存廢兩義。切於近今時勢者。貢千慮一得之愚。以副兼聽並觀之意。禮稱人物之生。本於天祖。然而祖之祀。人人得行。天之祭。帝王所獨。論者以大君爲天之宗子。家族之祭。宗子主之。郊社之祭。天之宗子主之。皆以尊統卑之義。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者也。今帝制變爲共和。則郊天之名。似不宜襲。舊然以名義求之。總統雖無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義。特官家略別稱謂。少殊猶左氏所稱。今之王。卽古之帝也。祭天之事。舍總統其

誰與歸。而論者囂然輒恐其帝制自爲。有礙共和國體。某某等竊謂。如以郊天爲必不可行於今日。則已耳。設其當行。則行於昔之帝王。尙或疑其私行於今之總統。則無乎不公何者。總統代表四萬萬民之公意。以敬事天神。與議員代表四萬萬民之公意。以選舉總統。其情無以異也。泰誓稱天之視聽在民。則總統之視聽亦在民。人不疑於無爲成化之天。而獨致疑於代天宣化之總統。祭天虛文耳。猶不免有帝制之嫌。則其他之所爲。又何一不在可疑之列。然則人民之付託於總統者。果爲何事。而選舉總統者。又出自何人耶。王君建議。以總統不親祭。由總理以下行之。意主於制防。而畧於禮節。似可避帝制之嫌矣。然試問。臨祭時。所昭告於皇天后土者。用總統名義乎。抑用攝代名義乎。如歸諸攝代。則帝制不在總統。而人人得爲之。如仍歸總統。則陽予以名。而陰奪其實。無論掩耳盜鐘之術。不可以告皇皇之帝。而對赫赫之靈。卽揆諸公羊太平戴記大同之義。又庸有當乎。某某等竊以爲王君之論。旣以郊祀爲當行矣。而其事不能無所屬。總統旣受四萬萬民之重寄。果能於一任之中。利民福國。成效昭然。爲輿情所感戴。則於去任之前一年。躬行郊祀。奏功皇天。亦事理之常。不得訾爲非分。今人因前

代以帝王主祭天之事。遂疑祭天爲卽奸雄盜據之符。所以仰測古人者。抑何淺之爲。丈夫也。祭天之外。莫重於孔廟。歷代立學。由官承祀。信如王君所論。以盡人仰止之先師。而限於公家之祭。其義未宏。宜廣其祀於人人。而不限於有位所見。誠大而遠矣。然但由人民立會致祭。而官中祀典略不一言。以爲共和政體宜爾也。然考君主時代之人心。恆以君身之舉動爲標準。故歷代帝王多屈冕旒之貴。以承祀布衣。雖間有借爲名高。而史氏必樂予之以成其美。孔子之道誠不因此爲重。輕而激發人民尊孔之心。未必絕無影響。卽如漢高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平素不事詩書。而一旦忽親俎豆。事非度外。而人訛非常論者。卽以此舉爲開四百年儒教之先聲。亦豈絕無所見而云然者。今共和政體固無階級可言。而公私之間。豈遂絕無關係。詳繹王君之意。官但主於提倡。而不親其事。欲使人人祀孔。而一行作吏。反爲自外於孔祀之人。歷代之制。偏於私。而王君之論。又偏於公。矯枉而過。其直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竊以爲自京師以至各省。由總統以至人民。均宜由國會詳定其儀。布之海內。庶幾孔祀可普於大同。而垂諸久遠也。抑某某等猶有進者。禮稱凡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此古今通義也。獨至孔子之

祀則主於慕其道。師其人而功德之說不與焉。何以明之。兩漢以來。孔祀幾徧天下。然率稱立學而不稱立廟。其中輕重具有權衡。史公所稱。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者。是也。不然。孔子去今二千餘年矣。而步趨孔子之後塵者。尙若親見其爲人而覩其行事。得非以六經四子之書。尙垂天壤。而爲人人所誦習耶。是其書存。故其祀至今不廢。倘其書可廢。則世且不知其人。何有於祀。左氏論鄧析竹刑。謂用其道。廢其人。於義猶爲無當。況尊其人而廢其道。其說又豈可通乎。某某等以爲先聖微言。切於人生日用者。不啻飢之於食。寒之於衣。無老幼無須臾之可離者也。使人人讀其書而心善孔子之言。身服孔子之教。則不必登孔子之堂。執籩豆習禮器。而天下無非祀孔之人也。若屏其書而強承其祀。則兩楹之奠。直與梵宮道院同爲世俗人求福利之資耳。其待孔子者。不輕而近。褻乎。故某某等以爲經廢則祀不能獨存。祀存則經必不當廢。可兩言而決者也。或謂教育部以童子讀經。非其所解。故限高等而後設經科。然此令特發于未議祀典之前耳。今王君旣以孔禮爲不可廢。似有亟須聲請變通者。請以淺說明之。如積穀以備荒。蓄錢以待乏。當於未用之先而孜孜籌之乎。抑於急用之時而後皇皇求之乎。

童子之於經。似亦如貫朽粟紅。蓄於無用之地矣。然吾人讀書。往往有少時記憶之一。二言。至數十年而後收其用者。此中甘苦。當亦過來人所共明也。況人當童年。其腦力最強。記性亦最能支久。倘乘此時而以前聖格言先入而爲之主。目前不解所費之時。光有限。將來能解終身之受用。無窮。若必藉口精深。強加限制。又何異蓄錢穀者。偶因一時不用。卽毀擲而無餘。及倉猝有急時。咄嗟何以取辦乎。其說之亟。須變通者。一再。以事實言之。近年部令六歲始入初級小學。以後依次爲之。至早亦須十六七歲方入高等。至此讀經已苦。其晚況近今各校年格參差。有遲至二十餘而入小學者。亦有小學未畢業而棄去者。有中學未畢業而棄去者。人事不齊。法令亦難強迫。若以二十餘而始入小學者。計之至升入高等時。其人已三十餘矣。此時而謀讀經。庸有及乎。若在小學中學未畢而徙業他圖。則其人終身不知經書爲何物。孔聖爲何人。祀典爲何事。微特與孔子無行不與國家教育普及之意大相違反。卽揆諸王君所云。廣孔祀於人。其語不適成虛設耶。此又經與祀之兩相維繫而限制之令之亟。須變通者也。敢竭兩端。用參末議。明知疏陋。無與高深。然昔人言六經之道。如天然。後世諸家各以意爲

之說。雖所見有大小之不同。然不得謂所見之非天也。某某等之意。有類於是。謹抒胸臆。上質高明。伏維公鑒。

申論徐氏紹楨祀天配孔議

徐氏紹楨曰。無宗教之國。其國必亡。有宗教則必尊天。請將天壇改爲中華民國最大之禮拜堂。祀天之日。配以孔子。以宗教之指歸而定人心之趨向。云云。大哉言乎。得今日民國統治之緊要矣。今日民國重在提挈。有人有政治力之提挈。有道德力之提挈。政治力之提挈。有形而所及有限。道德力之提挈。無形而所及無限。孔子者。吾中國道德之宗也。語曰。道政齊刑。民免而無恥。道德齊禮。有恥且格。是故政治之力。所不能及者。恆必藉道德之力。以救濟之。昔之專制。然今之共和。亦何獨不然。無孔子。是無中國之道。德不尊孔子。則不能藉孔子之道德。以裨政治。而一人心也。夫人心之不一。孰有甚于今日者乎。人心不一。其尙可謂之曰。共和國乎。土地瓜分者。有形之分裂也。人心不一者。無形之分裂也。今人但憂有形之分裂。而不憂無形之分裂。此大愚也。且有形之分裂。未有不由無形之分裂。召之者也。故欲土地不分裂。先在人心不分裂。欲人心

不分裂。不能推尊孔子之道德。以綱維之。夫外教亦何嘗不言道德。但中國數千年。人民所敬畏者。以有孔子之道德。力拘束之也。孔子之道德。不明。則人欲橫流。無所忌憚。有非外教之道德所能拘束者。試觀今日之人心。而可知也。蓋吾國數千年之習慣。使然也。日本有賀長雄曰。中國之統一。總宜於精神上。有相團結之點。中國信儒。則儒教亦中國固有之國粹。宜思所以類其共同信仰之精神。否則人各一利害。各一意。見如團沙然。不能結合而鞏固也。然則欲統一中國之人心。使之不分裂。舍推尊孔子之道德。末由矣。徐氏曰。祀天之日。配以孔子。夫尊孔至于配天。則尊字自有標準。以天壇爲最大之禮拜堂。推而言之。則其餘舊有之州縣學宮。當然爲孔子之禮堂矣。是故以中國孔子爲中國國教。收拾未盡壞之人心。而統一將分裂之民國。此其理勢至順。而無待他求者也。祭天之說。古人亦非徒然也。古人治國。重提挈。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是故祀父以睦兄弟。祀祖以睦伯叔。祀天地以胞與民物。蓋提挈愈高。則幷幪於下也。亦愈廣。堯典所謂光被四表。協和萬邦也。此共和之極則也。昧者不察。日言教育普及。而使學生心理四分五裂。茫然莫知所宗。是以中國

孔教新聞 鍾榮光罪浮于秦始皇

八

人觀中國反不若日人有賀氏觀中國之明也。嗚呼。如天未欲統一中國。則亦已矣。如欲統一中國也。則徐氏祀天配孔之議。洵至當而不可磨滅也哉。廣東教育會會員

南海任元熙獻議 同意獻議 黃節 沈藻清 潘鼎亨 沈藻楸 梁士賢

廖景曾 周海 史久鑑

鍾榮光罪浮于秦始皇

廣東有一秦始皇。姓鍾。名榮光。專制政體下之秦始皇。其權力不過皇帝而止。共和政體下之秦始皇。其權力乃與上帝并峙。廣東人既有後起之秦始皇。且兼上帝之權力。故目不得自由。以看聖經。口不得自由。以讀聖經。耳不得自由。以聽聖經。手足不得自由。以拜跪聖人。心魂不得自由。以歸依聖人。不得設孔教之私塾。不得聚孔教之生徒。師長不得以孔教教弟子。父兄不得以孔教教子弟。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廣東之讀書種子。其將絕于鍾榮光之手乎。夫鍾榮光者。不過因避禍圖利之故。遁入耶教耳。乃一竊教育司長之帝位。即無惡不作。厲行專制。既禁學校祀孔。又設偶像。陳列所聯合警察廳長陳景華。將廣州各廟神像押遷。陳列于教育司署。豈鍾榮光祈禱上帝得

法帝有醉焉。誤錫以教育司長之天位。遂能爲秦始皇之所不能爲乎。秦始皇雖暴尙不過虐民耳。鍾榮光乃并神而虐之。除耶教之神像。鍾陳二人不敢驚動外。其餘各神像皆不免爲鍾榮光之罪犯。而教育司署遂爲監禁百神之牢獄矣。由此觀之。鍾榮光豈特自爲秦始皇且自爲上帝矣。蓋非上帝不能有權以圈禁百神而示之罰也。嗚呼。粵人自有鍾榮光冒充上帝而粵人之信教自由。鏟滅無餘矣。嗚呼。粵人之所以流血而革命者。爲欲得共和也。今乃得一秦始皇且兼有上帝之威權。將何以自處哉。無已則且奉鍾榮光爲神而事之乎。否則隨鍾榮光以逃。儒而入耶乎。必先爲鍾榮光之奴隸。始可以享信教之自由。不然。雖以孔教有數千年國教之資格。而信奉孔教者。亦不免於鍾榮光之嚴加懲誡。及其函請警廳以勒令解散也。今且將鍾榮光之嚴詔列下。案照小學廢止讀經。係奉教育部令。迭經本司通飭各校塾。遵照各在案。查廣州市區內各學塾。遵令廢止。呈報到司者。已居多數。而照舊讀經。未能一律廢止者。亦尙有人究厥原因。其一。明知小學讀經之弊害。但一經廢讀。則館穀有妨。不得不敷衍因循。以圖便已。馴至陰違陽奉。自欺欺人。其一。誤會廢止讀經之條文。以爲聖經賢傳萬無可

孔教新聞 馮君侗若小學讀經之主張

十

廢。經。經。然。有。抱。殘。守。缺。之。思。兒。童。父。兄。以。此。相。要。頑。固。塾。師。以。此。相。市。由。前。之。說。則。植。心。卑。劣。誤。人。子。弟。由。後。之。說。則。不。明。義。理。違。背。學。制。不。知。部。令。廢。止。讀。經。非。以。經。爲。可。廢。特。廢。小。學。讀。經。本。司。執。行。部。令。非。不。許。塾。師。讀。經。特。不。許。以。讀。經。課。小。學。誠。以。經。義。精。深。小。學。實。難。領。會。強。之。使。讀。徒。令。耗。費。腦。力。實。與。教。育。原。理。相。背。馳。廣。州。市。爲。省。會。中。樞。舟。車。輻。輳。風。氣。所。播。影。響。各。屬。關。係。匪。輕。斷。不。容。長。此。因。循。爲。教。育。前。途。之。礙。障。茲。值。改。良。私。塾。調。查。伊。始。合。亟。重。申。告。諭。市。區。內。各。私。塾。務。須。遵。照。部。令。廢。止。讀。經。并。依。司。訂。改。良。辦。法。酌。量。仿。照。小。學。課。程。教。授。雖。未。卽。臻。完。備。漸。期。一。致。進。行。如。仍。有。課。讀。經。書。不。諳。教。授。或。陽。奉。陰。違。希。圖。取。巧。者。一。經。調。查。員。投。告。到。司。查。核。無。異。不。論。該。塾。設。備。如。何。生。徒。多。寡。當。卽。嚴。加。懲。誡。并。函。請。警。廳。行。區。勒。令。解。散。以。爲。違。背。部。令。誤。人。子。弟。者。戒。仰。各。學。塾。塾。師。暨。兒。童。父。兄。等。一。體。知。之。

馮君侗若小學讀經之主張

馮君對於小學廢經之抗議 教育會會員馮君願致教育會長函云會長先生大鑒頃閱日報登載教育司嚴懲課讀經書文告讀之殊難索解一則曰希圖取巧再則曰嚴

加懲。誠三則曰。函警廳解散。夫以讀經爲取巧。則不讀者誠拙矣。以讀經而受警廳干涉。不知援何警律。而所云嚴懲者。不知仍援秦始皇偶語詩書者。棄市之條。抑或量從末減。敢請會長致函質問。俾扑齋先生得以曉然明諭。毋使陷于魯生之愚也。再鄙人亦有駁正教育部廢止讀經淺說錄呈會長。乞宣布會員。知荷贊同。請上書部長。力爭取銷條文。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卓裁。卽請台安。會員馮愿謹言。

馮愿駁正學校廢經之淺說 近日教育部釐定學科。自中學以下。廢止讀經。謂聖賢之言。高深。非淺學所能解識。徒讀無益也。不如勿讀。此說甚似。而大謬。不然。孔子爲世界教育大家。舉凡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政治教育。無一不範圍於經書中。見淺見深。各如其量。所謂中庸之道。夫婦之愚。可與知能。謂予不信。請讀論語。論語開宗首言學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此學校教育也。今試以粗淺白話解之。學生入學堂。必要讀書。既讀過書。又要時時溫習。溫習到熟。你話心中歡喜。唔歡喜喇。其第二章卽言孝弟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家庭教育也。今又以粗淺白話解之。有一個人在家內能够孝順父母。愛敬兄長。你話佢出

去外頭重噲得罪官府噲唔噲。我話少咯。既然得罪官府都唔噲咯。你話佢重噲造反噲唔噲。我話斷唔噲咯。第三章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社會教育也。今又爲粗淺白話解之。社會上最重係愛人。今有一個人。見着人有喜慶事。則滿口替人歡喜。見着人有憂愁事。則滿面替人憂愁。其實佢並無一點關心。你話佢係愛人係唔係。我話少咯。至如政治之弊。莫甚於專制。今日推倒專制。人所快心。不知孔子在周朝已極力壓抑專制。其對魯定公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政治教育也。今又爲粗淺白話解之。我聽見人講話。我何以咁歡喜做皇帝。因爲我講嘅說話。無一個人敢唔順從。我話如果你講嘅話係好嘅。咁就好喇。如果你講嘅話唔好嘅。又必要人順從你。人哋就噲唔舒服囉。等到人唔舒服。就噲反叛囉。豈不是因一句說話。就噲失去江山咩。甚言專制之足以亡國也。如此解經。雖極幼稚。蒙極稚魯之姿。質斷無不聲入心通者。又何高深之足云。且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多幼稚時期之教育。小學至中學。計其年齡。當在弱冠以外。此時不讀。將有時過而學之憂。夫學生之於道。

德猶草木之於雨露潛滋暗長遂根深而葉茂使其日涵泳於曲禮少儀諸篇時習孝弟之義豈不勝於日讀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左五指右五指等俚俗課本耶抑吾聞之近日中國聖學輸入歐美日本同文尤力爲吸受吾友賴君煥文爲香港大學監督授經則外國人之寶貴吾國經書可知吾中國人自有經書不自寶貴而爲他人所寶貴豈不可惜且不惟不寶貴之又禁而錮之委而去之不尤可哀耶吾願主持教育者其毋輕言廢經也。

孔教尊經會之言論

四川璧山縣鄧君吉武。去年因學校廢經。遂發起孔教尊經會。茲節錄其言論如左。今之廢止讀經者。皆以經義精深。難於理會。發蒙兒童。授以大中。萬不能解。予謂兒童必先識字。然後講解。既識字爲先。則記之須牢。記之牢者。必取其切要於身心之學。爲人所須。臾不可離者。庶不空耗腦力。此授以大中之微意也。且卽以講解言之。人所易知之事。易明之理。莫過於人。以卽身而具。不假外求。故昔三字經。以人始。今教科書亦以人始。大學言人道之學。有人卽有身心。有家國天下。心中有德。德要明。心要

正身要修。家國天下要齊。治平有何精深。由此漸推。知識漸廣。則中庸可得而言。所謂難通者。以講論之功少。而誦讀之功多耳。至教科書。雖能講得。在稍有知識者。只教以牛尾短。馬尾長。雞公叫。雞母不叫等類。是將六七歲之童子。反轉學二三歲之孺子說話。徒勞無功。耗時無用。豈可以代經乎。夫聖經賢傳。可以造成聖賢豪傑。並可以啟發庸愚。故至今野老村農。猶時誦經書。以斷時事。惟讀經。故成爲今之天下。豈教科書所可比哉。若謂高等專門。設有經學。未嘗滅經。然攷入高等專門。其年齡在二十歲左右。研究羣經。非十年不爲功。誰肯以腦力。素所不習。且爲政府之所不用者。而兀兀窮年。乎縱使不廢盡人。而習之試問。一省之高等專門學。有幾校。中人數若干。是通經者。萬不得一矣。

經之當存與否。一言以蔽之。以爲不當存。則可廢。以爲當存。則不可廢。廢卽滅之。造端滅卽廢之。終局廢與滅之界限。有甚不甚之分。無存不存之分。若謂配搭於修身教科書。研究於專門學。卽爲不滅。不知既奉爲經。不能隨意增減。乃萬國之公理。教科書有增減否。專門學能強迫否。且未見教科書如何分配。專門學如何研究。而先取銷讀經。

乃教育部自欺欺人。語明知爲衆論所不容。而姑爲是分配研究之說。陽以文其非。陰以售其術。以爲滅經滅教之地。我何必逢迎其惡。既謂之曰廢經。又原之曰非滅經。其將誰欺。蓋廢止讀經者。不知經爲何物。其失也愚。而狂謂廢經非滅經者。是猶知經之可貴。其失也巧。而詐。

山東孔道會進行芻議

本會籌設幾周歲矣。既邀政府之認可。復荷各省之贊成。日增光大。指日可期。然而始基之矣。而進行則未也。天下事不可以虛聲求。必以事實勝。爲山一簣。進以慘澹經營。始克峯巒之崇峻。岷嶓導源。必經山川原隰。方能朝宗於汪洋。今此會既有基礎。不得不妥籌進行之方軌也。孔道高遠。始基宜慎。規模須宏。難以率爾操觚爲也。且孔道不彰。非無研究者之弊。有研究而無淹貫。普徧闡發。揚導機關之弊。欲革其弊。自須立一言論機關。以集思益。以交知識。以廣見聞。以聯同志之聲氣。以應現時之宣講。如此則報章尙矣。報章既舉。僅爲言論之所從出。尙非事實之所由生。況我讀書士子。久味塞於考据詞章性理制裁之內。所謂通經致用者。蓋寡有所著述。類多掇其糟粕。遺其精

華。此必從事於剖別。專業于辨晰者。如是則明經尙矣。明經必設學校。考之古今之著述。證之世界之公理。夫而後可得其理極。鈎其玄奧。然見聞尤限于隘。知識必求其周。則設博物院圖書館尤尙矣。集古今之儀器。羅中外之製造。搜名人之祕著。列鴻儒之鉅製。吾道中人。庶可學貫古今。智周中外矣。自不至以師生而啟門戶之見。據一家言爲大道之歸。具此三端。巍巍孔道。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傳宣布講。方有主宰。發揮揚明。自無滯機。然而事有次第。理有先後。茲於同志籌畫。先之以報館。次之以學校。再繼之以博物院圖書館。循序漸進。程途可期。我輩讀聖賢書。衛道匡時。自有專責。人能宏道。道不遠人。所賴仁人志士。同志協力。自強不息耳。優於道德者任表率。富於著述者掌著作。長於詞令者供宣講。得於文詞者主報章。裕於財力者助資財。孔道大光。正在吾輩。天付秉懿。責無旁貸。吾黨勉乎哉。吾黨勉乎哉。萊陽劉宗國述。

本會紀事

總會

本會前因麗水支會函稱保存處州府學及修葺麗水縣學等情。會函請浙江都督兼民政長朱介人君核辦。頃接准陽歷五月十四號覆函。畧謂事關興修文廟。洵爲當務之急。應俟飭縣於國稅項下撥款補助。至處州府學宮爲一郡崇祀至聖先師之地。今雖府制廢去。且值國基初奠。禮制未頒。而尼山木鐸。當歷久常昭。廟貌所在。尤宜敬謹保存。以重明禋而崇景仰。改設習藝所一節。事果屬實。駭人聽聞。已電縣查明禁止矣。朱都督保衛聖教。知其所急。致誠力行。洵足爲中央及各省行政長官所取法。以視教育部躬掌教育。而攘奪文廟產業。內務部以保護宗教。保存古物。爲其專司。而反代教育部受罪行文各省收沒文廟祀田。其功罪之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嗚呼。如朱都督者。誠孔教之功臣也。哉。苟內務部聞風而尙不知興起乎。則誠非人類也。

本會發起人張君弼士最能爲本會盡力。頃接其三月十一日由香港來信言擬於月

內放洋請先將孔教論寄至檳榔嶼俟其到後當盡力表章聖道海外不乏富商大賈信仰孔教當能各出資財以振興國教云查檳榔嶼爲南洋巨鎮富僑多萃於此又皆沐浴聖化今得弼老爲之提倡其影響當必徧及羣島是誠孔教大行之基者矣昨接威海衛華務司莊士敦君來信言彼欲勸誘該處領袖華民熱心本會特訂購全年孔教會雜誌六份以爲分送之用冀華民皆知本會與中國之絕大關係云嗚呼我國人不知所以昌明孔教而有待於英國人之代爲提倡誠可愧死矣乃淺人不察偏恐人執約法相繩而不敢謂孔子爲宗教家詎不慎哉夫莊士敦君豈非愛護信教之自由者乎然其提倡孔教則固若是是知不認孔教爲宗教者不特不可以爲中國人也亦不可以爲外國人禽獸而已矣又威海衛總督駱君亦函託會員陳君國權介紹入會云孔教之大誠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矣

蘇州支會

蘇州部分本月得支會理事姚君菊坡報告自蘇會成立以來朔望常會照章舉行同

人皆屆期齊集籌商進行辦法孔康侯君尤抱熱誠前月曾投牒省長立案業奉照准本月常會提議經費支絀擬呈請吳縣知事以舊時府長元吳四學田租一項今列入本縣地方行政收入款下者就此款中照補助縣教育會之例提交縣議會公議酌量補助蘇支會經費若干以資本會講習推行之用想縣議會議員無一非讀孔氏書奉孔子教者自必共表同情也并聲敘各學原有學田卽爲孔廟之祭田尋常祭田尙應保護斷無孔廟祭田反被沒收之理除由總會另行請願政府一律撥還外現請暫資補助云云據此則蘇會進行計日可待總會同人不能不深諒菊坡君規畫之虛衷而佩其堅忍之毅力也

常熟支會

蔣君元慶本月十日來函報稱常熟支會於朔日開成立大會公推邵伯英君松年爲會長邵君耆儒碩學衆慶得人又推先賢言子後裔言君家鼎爲文牘兼會計員該支會實事求是職員不過二人可謂簡要之至蓋會員皆負責任也

南京支會

本會紀事 支會

金陵爲南部名都。設立支會。本不容緩。頃接姜君曙東繼襄來函。願任組織。姜君現充孔孟學會主任。登高而呼。應者必衆。本會簡章。本將會務。分爲講習。推行兩部。孔孟學會性質。原已包括於本會之中。苟合而爲一。則辦理較易。卽離而爲二。亦各不相妨也。

金壇支會

三月二十日。金壇支會。在明倫堂。開成立大會。到會者三百餘人。公推潘君伯成。爲正會長。陳君濟人。汝舟。陳君肖巖。傅梅。爲副會長。其他職員。則爲馮玉珂。虞巽。蕃。韋。信。賀。文。炳。張。耀。于。福。成。于。步。雲。于。炳。淵。史。樹。勛。虞。喬。松。馮。晉。勛。馮。鼎。銘。虞。光。表。韓。金。波。馮。煥。湯。繼。瑞。虞。厚。崑。段。維。樑。強。敦。健。謝。培。德。于。廷。揚。陳。紹。華。于。福。垣。吳。家。鈺。吳。鑑。馮。寅。綬。王。士。傑。唐。紹。年。李。鳳。岐。李。秉。成。黃。白。韓。上。林。諸。君。

泰興支會

張君靜夫。國仁來信。言同志已有五十餘人。一俟會所擇定。卽當報告成立云。

清江支會

清江爲江北樞要。去年因廢孔風潮。曾由江北法政學校全體學員四百人。及校外同

志一百八十六人組織尊孔會以爲維持聖教之計每七日宣講一次後聞本會成立乃改爲本會支會頃接王君繩之唐君仲起來函言成立大會本擬卽開惟因現在謠言四起土匪肆發堂內學員以事關桑梓返里者多擬俟各人回堂後再行辦理且言暑假期內各學員擬在各縣徧設支會云

沐陽支會

三月七日沐陽支會開臨時會選舉職員到會者六十八人當由發起人選定解君枕琴矩張君紹唐維峻程君筱田學鏞葛君善之儒寶唐君致亭偉元五人爲幹事隨後公議進行方法僉謂此會爲闔邑人士所傾慕非于市鄉多立分會不足以大昌孔教而慰衆人之願望遂於次日開談話會由幹事公推董藍田維江曹華軒恩榮榮湛卿聯璧郝實齋志馨馮又璋家琳程又徐學鐸唐仲起蔚雲唐恥村廉元孫健侯豫祥江仁普國榮十人爲分會組織員現在入會者九十三人不日卽可開成立大會預定以開會之日在大成殿及兩廡致祭爲規復祀典之起點并於是日移入文廟辦事云

杭州支會

杭州開會成立。後定名浙江支會。是爲全省聯合部兼執行。杭縣會務。四月常會。由姚菊坡君在杭舉行。到會者皆熱忱同志。前已函請民政長通飭各縣知事。延訪地方者。宿勸設支分會。茲由該支部分寄章程。並商同幹事諸君。各就所知函勸。風聲旣播。日起有功。橐籥新機。摩挲舊物。行見尼山教澤。仍涵濡徧浙水東西也。省廟曾駐軍隊。朱介人都督業飭選讓。并委任本會幹事員。前杭縣知事汪曼峯君。鳩工庀材。董修葺之。役前指定辦事之尊經閣。繕完較易。月內當可移入。並於湖濱尋得仲氏端木氏二賢祠址。爲居民侵沒者。投牒有司查勘。保存尙費手續。又因會務稍繁。議設交際員。額慎推實心任事者膺其選云。

皋亭鄉分會

皋亭鄉以山得名。在杭縣之臨平鎮。唐書地理志。錢唐有皋亭山。元史伯顏傳。至元十三年。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卽其地也。爲省垣東北門戶。今滬杭鐵道所經。市廛繁盛。有朱祝三君。壽南。杭縣議員。頃來赴常會。晤姚菊坡君。談甚歡。願擔任組織分會。朱君樸誠明達。負鄉里之望。深以道德墜落爲社會懼。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

必有芳草。世不乏有心人。若朱君者。可以風矣。

嵎縣支會

嵎屬紹興。於漢爲剡縣。唐置嵎州。又分置剡城縣。宋改曰嵎縣。薛勉。塵君。尙友。嵎之篤誠士也。與浙會幹事姚欽甫君善。浙會成立。君早往入會。日前攜去孔教論雜誌。願書回。嵎立支會。嵎居羣山中。北枕鹿胎。古多高隱士。東接金庭。爲洞天第二十七。鄉人士秉性質樸。聞猶有漢宋遺風。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薛君勉乎哉。

上虞支會

上虞曹滋園君。振采。亦欽甫君友。介紹入浙會。今願擔任組織。上虞支會。欽甫爲菊坡君介弟。交游不苟。上虞之有曹君。與嵎之有薛君。皆爲得人。地之宜。吾聞虞地古有東山。白雲。明月。二亭。強爲傳會。晉代風流。貽禍名教。嗟乎。曹君寄語鄉人。謝公絲竹。視孔壁奚若。其亦神往於昌平闕里間乎。

武義支會

本月姚菊坡君在杭。得武義王君秉鈞。胡君葆辰。來函請立支會。函云。敝邑僻處山陬。

百事落人後。固陋自守。在所不免。今貴會成立。如聞清鐘。如沐時雨。吾輩雅集。同志熱心組織。深恐章程未諳。範圍或軼。乞寄示一俾有依據。而開風化。不勝盼切。當由浙會郵附簡章詳告矣。武義地屬金華。唐分永康西界置縣。王胡二君。惟知怵人。先乃不落人後。其辭約其意。擊執謂空山之無人也。

江山支會

江山縣姜君毛君等先後發起江山支會。頃已兩方合併。融成一氣。于三月十一日。在大成殿開成立大會。先行排班謁聖。乃由發起人宣布開會宗旨。遂公推姚君泰應爲正會長。毛君暈。姜君宗望爲副會長。其他職員爲毛同善、何昌齡、姜宗熊、吳鳴臯、毛存信、毛咏詩、鄭紀文、徐邦光、柴寶厚、毛詩、徐榮光、周紫銜、姜宗義、何仁山、鄭淳生、毛春生、何夢齡諸君。各官廳及城鄉各界到會者共二百餘人。相繼演說羣性歡洽秩序井然。

麗水支會

麗水支會舉鄭君次漁景翹爲主任。前日來信言處州府學聖廟非但廢祀。聞地方人等將該廟改建習藝所。神聖之地似此混佔實屬不法。又一信言商准李知事提撥罰

款修理麗水文廟。事諸君子負荷聖道。既欲保存府學。又欲修葺縣學。熱力彌滿。而一般毀教之徒。或藉習藝而佔文廟。或藉助學而奪修理工廟之款。真狗彘不若矣。

松陽支會

本月初四日。據松陽支會來函報稱。該支會已于三月十八日開成立大會。公推高君煥然爲會長。其餘職員亦均循序選定。即以松陽聖廟偏齋爲會所云。

北京支會

北京爲全國首都。設立支會。原爲要圖。頃接黃君孝覺來書。言現與姚君君愨。劉君洙源。廖君季平等磋商進行方法。大綱一照總會原章。而參按北方情形。略爲增改。一俟成立後。即行報告云。又薛君正清。孫君師。鄭李君明。庶寧君芝嶼等。先後來函。均願各盡其力。以組織支會中央。爲人文所聚。而廖季老又適由蜀入都。支會之成。必不遠矣。

天津支會

顧君根道。詩翼。設立孔教會事務所于天津旭街三十九號。前日因事至汴。目觀旱荒之災。特發起募捐救濟之事。見義勇爲。顧君有焉。

山西之部

山西宗聖社會曾將本會出版之孔教論抽出論中國今日當昌明孔教一篇重印數千本以廣流傳三月十五日接該會來信言數月以來社會對於至聖愛敬之心漸已復原國教萬無動搖之慮云該會與本會誠可謂同聲相應者矣

陝西之部

韓城薛君正清於去年曾聯絡同志在長安組織覺社以闡揚孔教為宗旨頃已由京函商社中同人議與本會合併又臨潼王君敬如銘丹魄力雄大操行堅苦二十年來在陝西專以演說孔教為事人稱之曰王布衣又曰驪山布衣亦由薛君函託其辦理陝西支會關中士氣厚重任重道之選其在茲乎

蒙城支會

三月二十四日蒙城支會在火星廟開臨時職員會其臨時職員共三十三人定期本月初八日開成立大會云

該會幹事黃君與經第一第二號皆將與字誤排與字合亟更正

南昌支會

南昌支會謝君敬虛曾擔任籌設惟謝君以出外日多故特約合在贛同志專任其事頃謝君由南昌至滬帶來江西支會發起人一信據言組織支會已有端倪一俟總會章程寄到便可成立云茲將其發起諸君列下 程道存 吳 鈞 劉景熙 陳永懋 李翊灼 夏敬莊 黃邦懋 李瑞梅 萬立庸 羅炳文

湖北之部

湖北省議會議長覃君孝方 壽壘 碩學重望本會特函請其發起支會頃承覆信略謂國教陵替識者引爲大憂茲得大君子爲之匡明發皇其爲人心世道與最近政局之神益者如山如河何可限量承尊屬以發起支部之事相商自當勉竭棉薄以副宏願一俟稍有端倪再行馳報左右以取進止云云湖北握天下之中樞得覃君提倡其間國教之隆可計日而待矣至其謂本會於最近政局有莫大之神益尤爲獨具隻眼蓋今日政局之危險皆由於無道德之故而其所以無道德皆由於廢孔教之故覃君之言及此誠中國之福也哉

長沙支會

孔教會籌備事務所設於長沙府學宮發起諸君皆堅忍不拔之士不畏疆禦前因長郡中學校校長彭國鈞覬覦學宮地點改建該校寄宿舍諸君抵死力爭誠足敬也

岳州支會

昨接丁君榮翰王君時偉來函言欲在岳州設立支會請給發簡章以便遵照辦理云

廣州支會

廣州支會籌備多時原不難刻期成立惟粵中同志以茲事體大欲收美滿效果不厭審慎周詳現擬暫設辦事所於東橫街藥王廟俟謀有相當地點再行遷徙龍君積之澤厚梁君子瑜士賢及崇本善堂諸君並擬設立孔教傳道所養成傳道員分派各縣實行推行部數教一項使一般士庶有所觀感各界人士均贊成此舉云

恩隆支會

廣西恩隆縣知事區君景榮曾由陳明遠君函託組織支會頃接復信言已召集各界提議發起同聲相應大不乏人即以文廟爲事務所云孔教之行誠無遠弗屆矣

三版 孔教論

定價大洋二角
郵費分半

此乃陳君重遠之演說稿出版後大受海內外歡迎
流通甚廣欲購者請將書價及郵費惠寄空函索閱
恕不能賠墊

發行所 孔教會事務所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英文 孔門理財學

洋裝布皮 兩厚册

定價大洋十五元
郵費免收

是書風行歐美為能讀英文者不可少
之書為各學堂必當備之本欲購者請
將書價惠寄

著作者 哲學博士陳煥章

發行者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

代售處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事務所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凡投稿者請寄交本社總編輯(函外請註明雜誌稿)
凡定報者請寄交本社陳明遠君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雜誌社謹啓

費 須 先 惠

孔教會雜誌定價表

月出一册

項	目	零售每册	半年六册	全年十二册
報費	現款及兌票	三角	一元六角	三元
郵費	郵政票	三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	三元一角半
日本	郵費	三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	三元一角半
國本	郵費	三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	三元一角半
本會外有願代派者	五分九折	十分以上六折	郵費不折	
等第地位	一册	三册	半年	全年
特等	一面	四十元	八十元	一百二十元
上等	一面	三十元	五十元	八十元
普通	一面	二十元	三十元	五十元
每行	五角	一元	二元	三元
特等者	底頁外面也	上等等者	封面底頁之裏面及	圖畫論說前也
除均	為普通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四月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

出版 第一卷 第四號

總編輯 高要陳煥章

發行者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雜誌社

總發行所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事務所

分售處 各地孔教會支會分會